



瞻慕堂文集全

^ 16  
2369





和  
2369

瞻慕堂先生文集卷之一



五言絕句

次舍兄鱉岩韻

野趣方成癖外沉我豈知唯要携勝友隨處便題詩

到噴玉瀨

長水長流屢聲煩噴玉中無多宣我耳於世已成聾

到悟真庵書即事

山果蒹溪落經秋無拾人山僧住不遠潭是定中身

宿玄水朝興景愚口號

慎希顏

夜話心千緒朝傾酒一杯開窓南洞望秋意滿山來

2464



失筆戲題

山靈真惡客嗔我好吟詩喚起尖奴出應還付小兒

偶爾成吟錄奉文甫求和鄭暹

籍草臨溪坐琴尊話古今逍遙憑晚醉天地八長吟

七言絕句

答吳子強德溪健

伶仃孤寄客窓寒每待南鴻遠報安中夜幾回心語口莫  
如按絃早還山

又

歲暮旅窓中薄寒閉門僵卧學袁安終宵一任南歸夢漫

逐飛雲落故山

又

一身何足念飢寒得喪當前亦可安只恨平生磨淬業十  
分收了又歸山

又

客窓重見朔風寒念入存亡不自安可笑祈嘉成底事毛  
銖曾不補丘山

又

工夫知幾閱暄寒未到明誠豈可安若向靜中和睡過不  
如談水又談山

右道客懷



又

樞衣函丈愧孤寒，問學何曾到靜安。  
發覆倘能瞻日月，一生終始仰高山。

右慕陶山

又

勸君須緬古人風，千聖相傳只此中。  
萬古分明精一學，肯教虛作白頭翁。

右勸君

又

儒冠誰不揖遺風，幾許終沉夢覺中。  
可惜瑞岩唯釋耳，猶能喚起主人翁。

右勸君

又

散人能解仰高風，問着工夫格致中。  
只恨黃楊還厄閨，至今依舊刻舟翁。

右自警

又

誰遣醒心一縷風，免教虛老醉昏中。  
從今豈復冥顛路，賴有延平不世翁。

右仰陶山

述懷示諸姪求和

可笑東隅翅已垂，桑榆奮翼竟何時。  
誠知不可猶為者，應被耕田野叟譏。

寄書堂諸子求和

準擬探芳託少年，少年誰肯許相牽。  
宜携桐友軒窓下，醉



倚長吟倦倚眠

又

俯仰那堪萬古心知音唯有短長琴尋春又後看花伴空對庭松寄一吟

又

處々園林景物新村南村北看花人幽軒可笑長吟客獨向寒梅別占春

又

桃李均霑雨露恩誇紅說白各爭新  
荒庭獨有雙梅在不及玄都觀裡春

安習之以蓮塘之勝來言書以贈之敏學

杖屨拋來學卧遊襟懷猶未盡清幽憑君說了蓮池勝  
爽若親乘太乙舟

次友人韻

吾行緣底若遲々只為偏承雨露垂  
瞻慕手栽庭畔竹春風虛自長新枝

又

故山歸鞅問何遲白髮三千丈許垂  
稷契心期知己矣無煩又借上林枝

又



循途進步莫嫌遲然後功成業可垂為學若違先後序萬殊誰解幹分枝

遊香積行到卓谷寺洞口吟呈仲修兼示思善求和  
秋來仙興十分催蠟屐尋真計幾回今日始追猿鶴契宿雲收盡洞天開

到檜臺

拂袖歸來思渺然  
泂溪一迳斷還連  
林深谷邃山圍盡  
知有高仙別占天

贈別山僧

戒水嘗默言七年仍身無言僧故云

詩酒清狂君愛我  
烟霞高蹈我憐君  
世路幾多投語窄  
他

年從汝學無言

次雄上人詩軸韻

見徹真源汝欲能  
名山無處不飛騰  
欲將普照三千界  
還作林齋結夏僧

又

飛錫長年物外閑  
到頭猿鶴等閑  
我今不耐紅塵鬧  
欲與吾師共一閑

謝李伯瞻

長林製本贈程冠故云

行堯是實服堯虛  
裁寄程冠反誤予  
若著此冠無此學  
恐他人笑馬牛裾



又

風塵末路欲何期萬事驚心髮已絲持贈黃冠應有意故  
山猿鶴好相隨

烟雨中牧童

長郊烟雨洒霏微  
籥笠牽牛半濕衣  
堪笑霧深天欲暝  
尚憐濃草却忘歸

又

細雨踈烟暝色微  
牧童牛背掛蓑衣  
晚來未試腰間笛  
要趁隣兒喚犢歸

次退溪先生集勝亭韻

落拓江湖是妾成  
襟懷到此十分清  
早知是處藏仙府  
虛負蓬壺十載情

書懷

萬古襟懷一點燈  
相將求道奈如登  
回頭三十年前事  
可笑勞人謾鏡冰

又

窮巷如何度日居  
伴閑書冊滿床儲  
年來解戒吳宮燕  
不獨莊生得計魚

次李成之韻友仁

生平問學滿膏儲  
定得明誠業可居  
外物緣何為我累  
已



應心與境俱虛

來詩有外物相誘之警故云

又

英雄終古等成墳只有流名異臭芬好把工夫輸德業莫將黃卷學浮文

來詩有未熟典墳之歎故云

又

山川精秀此偏儲釀出烟霞護我居一片世塵飛豈到子規聲裡夜窓虛

右言自愛幽靜之趣

又

鈇錄年來幾許儲生涯長占水雲居野看九轉丹成後笙鶴冷然御碧虛

右言自做無用之功

又

做功知己慣三墳久仰先民累飽芬看取古人能就業只關誠正不關文

右勉君以誠正之學

又

懸知三尺聳先墳月桂秋來又吐芬補世固宜行大德致君要在闡斯文

右告君以致澤之要

又

不用牙籤萬軸儲周經一部足幽居小堂自此名觀玩耍看乾元轉六虛

又



望裡連崗數世墳松楸朝暮想遺芬小堂自此名瞻慕要  
守懷中勸戒文

又

世人觀我好吟詩謂我吟詩是妄時一十二時都是妄不  
宜詩裡獨言之

尊岩次舍兄韻

非耽物外真緣好要謝人間世事紛引得知音來勝境却  
嫌山色已西曛

老菊

殘萼如今減却黃只緣馨德老風霜清標抵死知無變歲

暮猶能帶異香

三水寺次舍兄韻

泂溪軟綠欲藏花到底長吟倚翠柯莫恨尋春來已晚景  
宜垂釣踏清波

睡餘書懷呈八玩堂求和鄭夢瑞

聖世民宜頌大平卅年刀斗未曾驚山窓午睡無人喚唯  
有黃鸝一兩聲

又

林下那堪了一生擬將披腹薦微誠事求理外皆虛妄願  
把工夫著聖經



又  
年來未試經綸志北望悠悠無限思為治未能端本源  
有金科難濟事

又  
早晚倘能成宿願堪令四海歸無惡空將一鈞十年廢遠  
向君門愁未厭

又  
縱在江湖憂未已况居廊廟心何似痛哉黎庶是何尤掃  
地盡填溝壑裡

又  
今古如何國步蹉總由為政一機差若教忠諫歸虛棄遷  
善無方亦可嗟

又  
思量吾計亦蹉跎致澤心期竟奈何把筆求響知無益其  
則從來不遠柯

又  
世道紛々多變更人心擾々迷邪正今聞吁咈會明良未  
久定應回舊政

又  
獨倚衡門無可奈仰天一笑人誰會回頭義御欲山西一



片二片雲掩靄

又

年來自笑計何疎堯舜君民志可舒始覺亨嘉期易失至今螢榻抱詩書

又

自歎生來賦性慵懶於書劍懶於農一身斯世百無用除却醉鄉何處容

又

屈指吾年將四十回思事業堪於悒紛々猶未免鄉人摘埴東西煩出入

又

如我用工當百倍始終主一慎無怠成功豈可一朝歲月既多方自在

又

學在知要不在多時吾恐使人差先將誠敬存為主然後方能學不訛

慈烏

但耳徒聞攫々群有誰因此識深晴千載知音惟白傅解將曾氏比渠誠

次舍兄五連詩韻



客裡堪添象外情，小園人靜  
得瓊瑤照眼明

生淡然倚榻，忘形處忽

又

忽得瓊瑤照眼明，從教心地得更醒  
高吟盡日無人和，案上誰知畫有群

又

案上誰知畫有群，班衣唯自美阿嬰  
窮通不必煩憂喜，對此猶堪樂一生

又

對此猶堪樂一生，功名從古黍黍輕  
屈伸况乃非人力，都在天翁不在營

在天翁不在營

又

都在天翁不在營，閑來隨意斷吟聲  
自修餘外渾無事，莫負江湖百世英

遊三水庵西溪

竹筇扶病上山來，庵向烟巒斷處開  
萬里諸天渾入眼，從教心地自恢恢

次舍兄竹亭韻

主倅李易新構竹亭求題

生平襟韻絕塵緣，逸想何曾世累牽  
只有微之看竹興，尋常魂夢繞湘川



又  
新規異制刮人眸較與光風巧孰優  
片憤橫琴明月夜一  
般清興浩難收

又  
官臨十室少來人亭對雙清絕點塵杖屨逍遙無盡趣不  
煩琴鶴養情真

護花鈴  
堪笑明皇計不工懸鈴將欲護花叢  
東君自是無情者花  
落花開一任風

次梅月堂四時回文體韻

紅萼綻來香馥亂禽啼裡夢依  
東西滿眼迷光景醉  
復醒時逸興飛  
右春

又  
涼微動處消炎酷玉井寒宜瀨燥唇堂下懶眠  
沉醉日細  
風吹捲簾紋皺  
右夏

又  
踈籬擁菊吹霜晚細雨鳴蜩繞竹  
兼虛榻客懷秋夜永眼  
迷紅葉落隨風  
右秋

又  
明還夜榻松涵雪凍合瓶酥塞釀寒晴景晚來歌浩興



餘談罷煮香團

右冬

雨後遊溪亭

午風吹霽綠陰新  
步出林亭印屐痕  
樹綠沙明波更淨  
儘教幽興發清真

馬上吟得一韻以示文伯鄭彪

聞說新開養正堂  
盡簪誰是白眉良  
扶藜暇日聞絃誦  
為我殷勤護晚香

三水庵八詠

白雲深處小庵前  
卓立高撐決滲天  
上界清塵應不遠  
願渠將欲拜群仙

右門前木塔

又

管得玲瓏萬壑風  
幾年相對屋西東  
玲瓏莫厭殷勤語  
白壁胡僧總定中

右簷角風鍾

又

藤雲含露綠萋萋  
繞遍庭中又上階  
知是上人機事靜  
適來看竹懶扶藜

右上階蒼苔

又

林深境靜絕塵紛  
朝暮唯看逸屋雲  
相對松窓堪自悅  
何方遍與世人分

右逸屋白雲

又



松窓曙起上高樓拂袖臨風嘯玉流骨爽魂清塵慮斷紫  
霞深處謾回頭

又

右東樓披襟

岩上玲瓏玉一溪雲輕風淡更安塵蹤濯罷苔磯坐筒  
裡襟懷點也春

又

右西溪濯足

斷得方槽白石邊穿橋一派落成泉銀瓶引取烹香茗要  
結長生上界緣

又

右松槽引泉

溪畔寒砧鎖白雲朝持藥不能動玉符群仙應笑我久

間何事謾勞筋

右雲碓搗藥

次李兩敬題僧軸韻

萬里烟霞遍雨蹤異區何地有奇峰秋風擬蠟尋真履莫  
閉松閑許我從

又

洞名猿鶴秘仙蹤白石晴川繞翠峰中有小堂臨水構肯  
携餅錫一來從

次李兩敬山中述懷韻

存心須用格致無大錯從來起細尖千里毫釐明有戒做  
功無及亦無厭



又

專把工夫付舌耕支離還恐誤平生  
領將誠敬從頭貫外累當爾莫我爭

又

為愛芝蘭作護欄  
委然荆棘太無端徘徊獨立天將暮  
一曝將何免十寒

又

志學何人惜寸陰  
天機無復動回琴須知陋巷簞瓢樂  
來自從前鎖仰心

鮑石亭

萬之波人息笛名空傳千載  
感人情如何鮑石流觴日不  
解吹教却萬兵

琴松亭次天成韻

遠憶風流王寶高臨亭知幾  
奏新調欲追遺韻憑誰問  
鶴逝人亡歲月遙

岩廬軒前有松一株枝葉蕭疎  
先生退溪指示曰此乃君  
自鄉物也而移來于此第  
視之余於是有所感焉聊  
占二絕以寓微意

孤根移自水雲鄉  
我向陶山側眾芳疎影已能沾  
雨露未應無補一庭香



又

遠辭猿鶴入陶山只愛光風霽月閑若使歲寒心事了佳  
他桃李一般

登交河西亭次金亮叙韻三似李子正盤燕亦主人  
李元慶

江亭邂逅講情時八眼風光世外稀看取西湖帆影外夕  
陽疎雨總成詩

又

相携乃迎送幾多時南北分來鴈亦稀豈意江鄉秋雨細一  
尊相對更論詩

仰次扑近思齋

結

紫溪十六絕

韻歲在己巳孟秋既

紫王山歷觀雙秋五臺以及亭堂之勝松竹蕭爽  
水石玲瓏徘徊俯仰殊不禁物是人非之歎遂次  
近思齋韻以寓意焉○愚按紫王道德之名竊有  
疑焉近思以主峯為道德南支為紫王無乃惑於  
俗僧之誤傳耶考諸地誌只有紫王而無道德之  
支而三則蓋有之矣豈有以載誌之名屬之旁  
而賦之姑依近思所題  
而賦之姑依近思所題

一帶清溪玉洗塵穿林鳴咽感遊人泝流定有幽棲在意  
奈難承面目真

右紫溪谷口

又

鱗潛可愛小溪湫縱有天地莫謾游一雨乾坤功則大怕



渠終被葉公求

右龍湫

又

溪石嵌空丈許深中涵澄碧可窺臨坐來骨爽風吹面不  
必清流更洗心

右洗心臺

又

蒼君顏高聳次寥天形勝從前秘莫傳王韜由來輝自曜風  
烟散入短長篇

右紫玉山

又

有意臨溪構小堂、名亦足感人腸如何忍把經綸志又  
付山高與水長

右獨樂堂

又

仙鶴曾聞玄圃山、中何事趁雲還要將遠駕迴霞輿分  
付幽人物外閑

右舞鶴山

又

小亭開向紫溪口爽籟令人夏亦裘獨倚斜陽人不見臨  
風空自賦悲秋

右溪亭

又

臨流何事喜觀魚妙契天機活潑初可笑狂生煩美筆不  
堪知也况堪書

右觀魚臺

又



當年雲物屬芳菲幾度風乎我詠歸愧我未隨童冠後只  
憑遺迹想天機

右詠歸臺

又

栖迹琳宮幾許年專心修省究人天壁題未見紗籠在過  
此曾無解景賢

臨齋手書四韻三首于壁  
今皆磨滅不可讀故及之

右淨慧寺

又

拳蓋山西洞府深高臺臨水樹交陰溪心更有盤陀石坐  
月當年幾撫琴

右澄心臺

又

鳥脚溪中幾曠行全逢綠水十分清臨流濯罷翻成笑誰

遺紅塵汚我纓

右濯纓臺

又

域裡煙嵐列萬重仰山鳥岳獨誇雄爭如道德連天大遠  
對蒼峯欲并崇

右道德山

又

巍然蒼翠紫溪東景仰方知遠莫從蠟屐幾年勤進步可  
窮高處過迷膏

右拳蓋山

又

得坎凝然得石喧滔々晝夜豈無源臨流幾發如斯嘆物  
是人非合新塊

右紫溪



又

奇岩斗斷挿溪潭倚此真源亦可探他日幽栖如透願  
開苔蘚構雲庵

右獅子岩

次灌園丈人壁上韻 魚得江

一條溪玉碧接藍挹取澆腸味亦甘  
幽隱不須煩別構老僧方丈近溪潭

又

澄心吾愛有孤臺午坐苔班夕不迴  
直待夜深群動息為邀明月醉歸來

登遮日岩 在天慶山

見說神山有聖居幾年歸計謾拋塵  
今朝得上峯頭看萬里諸天指顧餘

能仁殿贈自圓

數間精舍絕塵紛分半同栖只許雲  
莫訝是非來到耳六窓應鎖睡中猿

如是寺

西臺餞日又東臺萬里風烟入眼來  
海色欲迷山欲暝五雲歸興十分催

又

寺占清涼萬仞邊軒窓遠對海雲天  
欲知身在高如許欲



月今宵脚下懸

送別袁姪李僑還鄉

自笑連年別故鄉功名從古一炊梁  
憑渠恐酒全原欲莫報青  
枉白髮長

戒兒輩

凡聖初來一撮人都緣故忽兩般人  
如何喜看僵屏驛仕作紛  
伎倆人

挽慎公友孟

鸞鳳幽栖翠竹陰養戩費口異凡禽  
幾年野見衝雲去得向朝陽吐好音

五言律詩

次述懷韻謹酬李山甫

早懷經世志攻苦幾穿衣  
為隱窮堪嘆清即髮易霜孤懷  
依晚菊寒契托幽篁多以為形  
從從今付一觴

和寄姜文望渭龍無示鄭擇中惟精

一自三溪返襟懷漸俗緣多添遺世志  
悅挾餐霞仙擬起山中友  
重尋洞裡烟誰能眺物外一日謝  
塵篇

又

寄語雲岩子無多困世緣  
宜將葦谷興來訪葛川仙擬授  
三山訣因分一洪烟  
須知真意味元不在陳篇



又

箕山千載後誰復脫塵緣  
釣月蛇潭老耕雲鶴洞仙無心  
圖富貴有責官風烟勝日尋真履臨流鴻羨篇

蛇潭姜鶴洞

又

佳山與佳客相得豈無緣  
宋作丹崖隱蘇稱赤壁仙誰  
三水勝未占一區烟獨有探真漢恒留石上篇

又

地秘何時露相逢若有緣  
高尋非愛釋幽討空憐仙水帶  
玲瓏響山涵縹渺烟要收無盡趣輸此短長篇

又

功名無宿願猿鶴有前緣  
已謝人間累同為地上仙凌屋  
朝對水搜勝夕侵烟浩爾忘歸路長歌問月篇

又

江山君有志朝帶我無緣  
共作尋真客翻為玩世仙秋風  
城嶺月春雨浣溪烟兩地清新趣吟成幾百篇

次曹淮陽韻寄諸考求和

生平何事業袖裡有青蛇  
憎鬼寒光動衝空紫氣多  
層城無地利保國勝人和  
擬向吾君獻徘徊度歲華

書懷

鶴髮將何養家貧亦可傷  
未遑憂殺水安敢望牛羊  
祿仕



吾雖願踈慵孰薦揚保身為供外無復盡心方  
到香積主僧出山未還

有庵名香積蕭條屋數間柴門閉鎖久香篆落灰寒定是  
雲俱出何時鳥共還無煩勞杖錫自有鼎中丹

池峯

削立尖峯上何年斲金此池空看交草石未見貯漣漪已載  
禪家誌仍傳俗士辭安知天自凹假此以傳奇

海印基

山石庵之後攀蘿百步間高平宜卜築形勢備奇觀北峙  
池峯聳南開鶴洞寬何方構精舍長占一身閑

遊尋真洞路上口號近體一首以示歸興

處世吾何事尋真路自通烟霞開舊標水石奏新腔擬謝  
人間累長留物外蹤安期猶可與孤鶴御冷風

到龍湫次慎景愚韻

秋來尋異境猶勝去年情水益玲瓏鄉音山添錦繡形真源  
堪自得塵念已全清况復龍湫上天風一綫輕

到遮日岩

塵紛君莫道仙興我方濃宇宙長歌裡乾坤痛飲中身為  
今世士志在古人風况復盤旋處真源左右逢

次三五亭韻



南樓新構壯經始定何時廣可千人坐高推百尺竒會宜  
談道學拙合養心期况與先師對趨焉或誤馳

又

學焉何所學夫子聖之時處已皆由正臨民莫用竒人從  
誠敬進道可聖神期敢不遵遺訓尋常戒背馳

又

整部催程日椿堂戒送時憐渠身帶疾悶爾命多竒鷄路  
吾曾望師行汝豈期聞來增愧懼祇慎範驅馳

又

謀身何太誤謾恃聖明時祇是要修道何曾學握竒干戈

無智力山水有襟期明府能推恕終當免載馳

四友堂主人李嶮投身世網十年乃歸梅桐已謝松竹  
獨留仍感馮懷亦余求和故步其韻賦之

四友堂何勝高臨弄月川攢峯垂箔外孤鶴落霞邊潭鶴  
分幽趣山猿共好緣森然來醉眼拚作別區天

登遮日岩在天磨山

五聖曾棲地遺蹤尚宛然雲庵依石罅鉄鎖掛岩邊千載  
知誰緒雙靈獨自傳要接猿鶴契高卧管風烟

花潭

俯仰花潭上長吟憶古人誠明知有道堅白欲無磷經傳



寓千聖高朋許一身精粗與偏正將擬問蒼昊

甘露寺

古寺清江上秋開活畫形簷臨蘆渚捲軒斷石崖成帆泝  
猶連軸潮回已半汀潤州如有見應愧謾留名

次黃錦溪降仙臺韻贈南叙善

貴達

匹馬尋真到相逢獨有君一杯堪施醉三弄可停雲韻豈  
塵間士風高物外群後期公莫負長笛要重聞

李氏哀詞

劉友參內室

系出星山李相承幾葉孫柔嘉天賦美貞靜婦儀尊維  
勤何暇熊蛇夢又繁憂深回違厲忍聽荼園盆

挽李蔚山

求仁

詩書曾共業礎切許知音義又親姻厚情箋道契深常媿  
雲樹遠詎意死生侵泛海朋春約茫茫何處尋

挽鄭公

慕我家庭學曾隨立雪班義雖親友別情乃弟兄間綠純  
偷閑會凌虛把酒歡從今歸寂寞無復接團圞

七言律詩

答吳子強

自後雞筋寄生涯萬事驚心鬢易華陳力難期終補國撫  
躬多愧未歸家堪教統屋回春燕竟作投林趁暮鴉他日



葛溪雲樹夢定尋桃李一場花

又

多君學海浩無涯可占東藩賴以華務革浮文趨別路俾  
從真實向吾家若將舊轍由前軌誰道孤鸞異衆鴉愧我  
踈慵百無用合收名跡管溪花

又

天啓洪基漢北涯衣冠曾號小中華提撕若就明誠學禮  
讓應添孝悌家率世要須風激俗馳名安用墨翻鴉殷勤  
好贊東君化潤色千村萬落花

戲吟近體

為嫌膏火日相熬來訪烟霞餐玉曹洞口雲沉猿叫歇峰  
頭日出鳥群高已將勝致能醒骨何用刃圭更伐毛却怕  
終遭輕脫遺清歡未了返塵勞

偶吟錄奉金生求和希福

休道幽人得自寬小軒心事亦無閑折枝修架扶殘菊汲  
水添盆灌假山已料蕉傷須厚擁旋思竹護又宜欄一時  
點檢何時了不保群芳不許安

宿香積次放翁韻

身世飄如不繫船東西那肯念青氈尋幽只愛消塵慮討  
勝非要結好緣興香凌霄千里鶴身輕脫骨一枝蟬安將



倚榻清真趣說與吾儕仔細傳

登上峯

卓立峯頭倚晚風諸天縹渺有無中高回四海盃看眼點  
檢三秋錦繡容白水界分平野綠青山分占夕陽紅早知  
此地多仙趣虛做屠龍十載功

次放翁秋雨初霽韻促諸君登上峯

溼濛嵐翠淡還濃秋獻無緣見舊容一縷天風吹斷雨千  
重山岳竟開峰宜催蠟屐乘朝日且遣還筇趁暮鐘此去  
倘能逢羽客應容我輩許相從

次申駱峯集勝亭韻

西湖奇勝浩難名誰解真源左右生賴有主人心獨遠剝  
教駭客眼偏明八窓高占鰲頭迥一水南分燕尾橫無盡  
風烟供逸興世間何事更關情

又

肯向塵區別立名湖亭猶足樂餘生簷簷臨碧浪風常爽窓  
對平沙夜亦明來枕鍾祥雲外遠趁墟帆影渡頭橫箇中  
詩酒那容已萬古烟波萬古情

次友愛亭韻

五卽相與起高樓遠對青山近碧流萬古清風三字額四  
時佳景一江頭物華已被箎損化詩興兼收鴈鶴秋掃壁



不須留醉墨他年重我有方遊

又

繫纜芳洲獨倚樓光陰人世水東流依々隻鴈猶沙背草  
草兼祠已岸頭莫向存亡煩喜感任他天地自春秋歸帆  
又掛滄浪月為赴明宵鶴洞遊

次郭君賓解印亭會友韻

溪山佳致屬秋晴白酒黃雞會此亭興味多從吟裡得談  
鋒偏向醉中橫休嫌聚散空懷寶惟幸全身不識兵今日  
携朋探勝衆須知專荷聖君明

又

晴罷蒸窓日亦晴相携童冠上溪亭波涵鴨綠溶々去山  
擁鴉鬢點々橫入眼風光渾作畫逢場詩酒發交兵林泉  
自此偏成癖任把清狂學四明

登三水寺南樓書即事

三水庵前百尺樓清高端合地仙遊溪聲繞枕晴疑雨山  
色排窓夏欲秋物外未須驂白鳳人間亦有丹丘暮猿  
聲哀千峯靜坐對烟霞興轉悠

次訥齋韻

一劔磨來到暮年蕭々蝸屋坐無檀窮通異路皆由命榮  
辱殊科揔在天豈向塵編求大道不須窮巷厭稀饘會將



羅隱終南恨憑伏龍門一溪榆

又

風雲何日起南荒魂夢常尋漢水陽學道有心回至治救  
民無路試良方徒將酬唱傳牛紙虛負都俞會一堂歲月  
幾驚容易過手栽楊柳翠成行

又

梧竹叢中五色文偶隨風雨落雞群時來縱叢朝陽鄉音  
大那客俚耳聞不來清和傳大樂爭將啁哳入微醺軒轅  
已逐騰梭遠誰怪嗔々困世紛

詠葵花錄亦求和

一朶庭葵可與愉為吟香格撚髯虬渠留物外猶紅巖面我  
人間已白頭共把丹忱勤向日未回青眼幾驚秋如今幸  
際亨嘉會跂見風雲起海陬

喜晴

雨歇西溪水面肥盍携童冠詠而歸陰添白石風光好雲  
斂青山暑氣微心趁長流趁海遠興隨孤鶴點空飛清明  
舉世皆同喜歲六何人獨掩扉

述懷

莫言窮巷老吾身尺蠖從來屈則伸鱗甲欲乘溟北化光  
芒將發匣中塵眼中虞夏乾坤小心上變龍事業新如欲



治平應取我可憑經濟演情真

即事

長吟捫腹卧高樓逸氣能輕萬戶侯爽籟砭蠲三伏熱清  
風吹起八窓秋眼看白日天心到手指青雲鶴肯浮隱几  
又尋忘我地肯將身世擬三休

溪邊次舍兄韻

德裕南頭有勝區幽閑堪託上清都三溪水勢回組練四  
面山容作畫圖萬朵紅花侵白石千條碧柳襯青蕪於焉  
卜築生平志在殺傍人或笑迂

次姜慶州韻士弼

醉鄉千里赴東都香火寒齋數月餘竹塢風回幽夢斷松  
壇月滿夜堂虛逍遙遣慮寧無酒玩喝酬懷亦有書只愧  
工夫多鹵莽白頭猶自嘆焚如

右書齋舍幽懷

又

運啓千年創大都克承民物大淳餘繁華盛業如何慶統  
合宏功嘆已虛誰解存亡皆在我要知得失可憑書奈何  
不識苞桑計鮑石傳錫任自如

右傷東都之舊

贈復興

存心求道可忘餐一曝寧容患十寒時習每思遵孔訓日  
新要自學湯盤多歧路上已羊易著刻船頭得劍難勿失



惺之兼敬字靜中端坐反身觀

偶吟

屠龍奇技固無施，十載螢窓負素期。老去不妨酣飲酒，愁來何可廢吟詩。青燈半壁三更夜，黃卷藜床萬古思。世路許多翻覆裡，夢中還說夢中時。

三水寺次舍兄韻

偏憐靜裡興懷寬，坐到更深燭影殘。白月滿庭人籟息，清溪繞屋水聲寒。若教外累殫歸寂，可占雲山獨掩關。祇被塵緣還世路，愛閑幽趣未應闌。

次日本使回文體韻

清溪碧樹繞亭東，杳杳雲迷翠嶺重。晴影晚涵林外水，爽聲秋送柳邊風。青郊遠接南田稻，翠靄微連北嶺松。翠嶺轉關時佳景，麗瀛蓬勝處坐豪雄。

觀朴淵瀑布

誰遣長川萬丈懸，倚筇瞻仰思茫然。初疑素練垂千尺，還恠銀河落半天。雨洒蒼崖迷兩岸，雷驚白日吼重淵。廬山未必雄如許，肯使佳名獨也專。

登金神西臺

為來人達上高臺，快若金剛眼界開。冠岳遠依雲際暝，祖江西向海門迴。渾將萬里無邊趣，輸入三生不盡懷。一嘯



臨風聊俯仰  
蟻蠓今古摠  
悠悠哉

遊白馬山中得齋

白馬峯頭嫁遠眸  
烟霞逸興浩難收  
天磨縹氣添新興  
覆鼎秋容憶舊遊  
二水蒼茫通海口  
三山隱映駕鰲頭  
巴陵亦有江齋勝  
入眼奇觀較孰優

檜亭寄李嘉吉

偶向村西拖竹筇  
寒亭瀟灑綠苔封  
林深白日猶多露  
山近晴天自起風  
二水南流橫素練  
數峰東峙鬱青葱  
登臨更值三春暮  
滿地殘芳沒膝紅

次大華樓韻

誰向鰲頭起翠樓  
清高長帶廣寒秋  
山圍大野連天遠  
水繞漁村入海流  
香風帆迴極浦雙  
飛鷺下芳洲  
閑吟緩棹滄浪趣  
絕勝坡仙赤壁遊

題朴汝敬江亭文孝

新亭風氣爽如秋  
為有青山對碧流  
高擔夕陽郊外叟  
閑眠芳草壠頭牛  
林泉較與三清并  
道契堪携二仲留  
我亦避喧逃世者  
卜隣他日共君休

次彥陽東軒韻

蕭條十室獻山陽  
指顧令人感興長  
已業詩書敦所尚  
幾多忠信介於鄉  
蓮塘霧捲波光淨  
竹塢風回玉韻涼  
倘把



好懷常對此免教虛老醉醒場

次寄山房 時李而敬在寺

擬叩岩扁孰與仍蒼顏雲外徑聳峻增紫霞底處深極迹黃  
卷寒窓定占燈莫喜文章工似杜須將誠敬學如曾但知  
所樂為何事肯把虛名動萬乘

又

榻靜寧容俗慮仍膏中五岳列峻增六經事業三冬學萬  
里襟懷一點燈虞夏乾坤心獨詣拒文功利念何曾風雲  
倘借青冥靴不許王良詭過來

又

遠寄岩極世豈仍烟霞朝暮鎖峻增遙學古心存敬不  
獨談夜占燈看取四科皆慕聖能傳一貫竟歸曾從來  
篤實工夫大才氣區之不足乘

次李而敬山中述懷韻

尋真休恨境多迷萬水千山各有蹊信步能分徑實長  
趨何用費提撕初看碧海群仙窟竟躋清都玉帝極絳  
世塵潭入眼幾人來此誤東西

又

回頭五十二年非多被研窮失一機充腹不須蕪草蘘  
身何用御輕衣掃除臆擾心頭累直向冲虛域裡歸倘乏



破甃燒舍身籠中無復帖天飛

又

可笑吾生計大迂經綸謾許鑄唐虞滄溟未化喬天翼  
宇宙空成拔劍吁壯志長懸天北極孤忠無賴日西曠窮  
通有命難容力任休立園一素儒

又

慕爾清修占八憲青山香之水宗眼高快若登雲岳氣  
爽渾如泛碧江養正自成詩有雅聞風人道國無雙晨星  
不耐離愁苦剗水風帆擬約紅

又

通來愁抱最難堪有意題詩寄畏庵面目尋常驚念想夢  
魂知幾繞烟嵐何時尊酒逢雲樹細把離懷入笑談况乃  
佳期猶在耳秋風攜手向天南

贈夢庵

字建夫

大覺從來樂有餘扁庵為夢意何如爭知世路終非實詎  
識邯鄲反不虛屈指古今皆幻化回頭天地亦蘊條寧將  
醉入希夷地不聽人間有毀譽

右述夢庵扁意

又

春來客思最難堪有意扶藜訪夢庵簾對禁園通瑞霧窓  
連岳岳鎖晴嵐相將過眼忽心事做出逢場袞談竟日



徘徊忘去路夕陽紅暈半終南

右述夢庵即事

書懷

齊有蓮菊  
梅竹故云

休道寒齋太寂寥知音猶足慰無聊  
梅兄對榻輸佳話竹弟當軒作舊要  
更與晚香來苦節與携冷友揖高標  
况吟盡日相忘處野趣方酣興自饒

義相峰開聖庵

義相峰腰占小庵虛簷朝暮繞烟嵐  
其臺仍松石因常爇槽引岩泉味亦甘  
百口有牽塵豈脫一身無計佛同參  
忽未得成三宿去後應須夢想添

空山夜靜宿雨初晴陰雲散盡素月流輝  
不堪吟興步出中庭千峯竟秀萬籟俱寂  
殆非人世也遂成短

律以寓意焉

步出中庭倚石隈南風吹捲海雲開  
蟾光是朗明幽谷桂影婆娑襯綠苔  
始喜羈懷同皎還教吟興入恢成三  
舊意知難忘夜、殷勤度海來

又

崑眼東南海嶠隈姮娥梳罷鏡匣開  
擬馮瑞暈看松鶴閑把吟筇拖石苔  
晃朗瓊林門外靜蒼苔銀界望中恢  
誰知天柱峯頭趣盡入騷人逸興來

昨日洞中諸丈及仲氏以事來此今日還家不堪離

卷一

卷一

三十四



懷詩以瀉之

門前相送揖岩隈共帶離愁笑語開今日已分三水袂何時重叩半扉苔清閤物外吟無盡塵網人間苦未收况乃炎威蒸大地急穿芒屨早歸來

又

炎天三伏坐禪宮若轉洪鑪鑄海東只學歐陽吟病暑未能宗慙駕長風思奔嶺海元無可計拯精神竟不工唯有蘇仙河朔飲能逃畏日興還濃

挽金景胤順錫

紛、識面誰非友相信如公問幾人托契果仍門系厚知

心偏為世交親常嗟咫尺如千里豈意幽明隔兩塵從此潛溪修契日一樽無復講情真

挽鄭公淑

生平敬愛出中誠豈似他人但弟兄結髮追陪知己舊忘形相許義何輕情談每切詩書訓家計常勤甌石傾孰意今朝天棄遽渾收百念閉佳城

五言排律

僑居次東山齋韻寄李嘉吉

何處難忘酒春風客裡回窮愁深似海芳興冷如灰豈識三春樂難逢一笑開無心尋岸柳搔首踏庭苔拂面風猶



細催花雨亦來回  
頭敬馬節序  
襟眼故徘徊  
軟綠封幽徑  
繁香滿古臺  
竹陰侵杖履  
松露浥塵埃  
愛寂忘歸路  
臨虛坐石隈  
此時無一盞  
何以遣懷哉

七言排律附古詩

吟一律呈曹淮陽

富貴誰能顧  
賤微多君盛  
德有光輝  
偷閑訪舊  
真情厚對  
酒談懷玉屑  
霏為客  
金尊開激灑  
惱人佳節  
屬芳菲  
供詩已有春光好  
倚醉堪教逸興飛  
既喜柳眉風外細  
須知花靨雨中肥  
貪歡清韻如君少  
好客遺風似我稀  
今日逢場須款  
明朝相別定依依  
日斜不必催歸鞅  
瓶倒何難更

典衣探勝好憑詩  
眼了劇談宜帶月  
明歸他年此會  
吾何又稷契心期  
嘆已非

病鶴

碧海茫茫塞天長  
秋深九皋風蕭索  
圓吭一鳥尾脩  
哀絳日夜聞寥廓  
秋風苦雨知幾春  
欲飛不飛如被縛  
三山回首不可到  
天寒日暮毛衣薄  
伶仃隻影子無依  
悲吟幾回愁寂寞  
鐵翻年來氣亦衰  
通宵拍帝空  
整獲風夜骨助酸  
辛病翼無緣凌碧落  
鷓鴣爭啼鵲  
多欺憔悴孤身無處托  
鶴班從此消息稀  
帝鄉浩渺終何若  
凌雲壯志終未灰  
玄圃何由尋舊約  
俯仰長鳴無奈何  
臨風叫天  
漠



我今憐渠問黃鵠黃鵠無言但悵悵崑山縹緲迫塵區傷  
身豈自虞人繳已矣攻疾我無力相將感懷空作惡騰空  
何羨王子御蹠躩會有丹墀樂况乃何嫌在江湖五雲閣  
處多燕雀倚伏相仍理可然那知汝病反是長生藥世道  
翻覆固難評今古幾多如汝鶴

孤舟盡日橫

綠野微茫白日還西風一縷江水秋東西俱斷問津人孤  
舟盡日寒江頭侵晨帶雨任天風乘昏載月留芳洲飄然  
渡口日復日幾歲隨波空自浮江心祇是作知己蘭芷桂  
棹無復收宦海都是揚厲人欲免昏溺知未由徒知一壺

重千金豈解用汝臨中流可惜空將濟物力至今  
未試凌夷猶商家臣川縱要津高宗已矣誰與求  
傷時浮海亦無人縱欲自銜終何投如將使爾濟  
四海雖之楚澤何有憂還將大用置無用物我理  
同增余愁英雄不遇世有歎今古幾多如汝舟

拜枯樹

浮生如許駐塵區苦被駸之義御驅恨無神訣可  
近年况有靈丹能保軀美未一氣無彼此之誠彼  
感知不誣朝昏拜樹枝何人觀破一本通萬殊早  
知修鍊謾勞生笑他丹竈徒區之要將誠懇做神



功白日可期昇雲衢於何著我盡心方有樹偃蹇  
千尺枯專精稽顙卅八年竟回神應如合符紫草  
忽帶春意生喫未渾忘塵世劫翩然一夕御冷風  
秘方豈賴人經史定知當年天誘衷能教至誠由  
內敷生華既恠教枯揚引年還訝逾菖蒲苟無丹  
心動虛皇詎見脚底懸雙鳧雖然羽化本虛誕誰  
道三幡消一無况彼枵然一枯木雖百雨露難再  
蘇紛之妄說不自思末路幾人空守株一生一死  
理之常唱虛誣世難容誅安得移未拜樹誠事我  
天君立德要孤

賦

老桐

援物理而寄懷慨天意之難忱初既降此大材復宜鳴其  
德音胡視聽之漠漠擯奇寶於雲林摩余手兮起余思泣  
孤桐之虛老閱春秋兮幾許猶等棄於衆草原爾桐之稟  
質實天地之精英既錫爾以內美又申之以善鳴托靈根  
於坤母養良材於大化承雨露兮雲間引清飈兮月下拂  
高幹於沈瀟長清韻於日夜待正石兮不來幾虛度其霜雪  
枝摧彫兮葉蝕內又朽而皮剝鳴鳳凰兮已矣穴螻蟻於  
盤屈南風兮綿邈望已斷於解慍西山兮景迫恐亦極於



無聞吁嗟乎世不我嘉共凡卉而同歸將知己之不遇抑  
 甬生之不時材既合於五紘身何老於空谷時博雅之不  
 值孰爰伐乎琴瑟免供爨而保天諒甬生之亦大然義玉  
 不能成器固先正之含嗟歲好音莫之洩兮豈云甬之所  
 期雖然君子不器大聖無為相乎桐乎馬用琴為孔欲無  
 言顏亦如愚桐乎桐乎馬用琴乎蕭艾充幃蘭蕙不芳甬之若  
 穴計莫良焉椽梓供薪樛櫟代梁甬之全身幸莫大焉事  
 多翻覆理固難會舍之何害用之何益我梓未遇為琴不  
 如為木韶濩未奏有琴不如無琴宜無聞於不知付榮枯  
 於天成暢玄機於吟風奏大琴於冥之相與樂乎天公率  
 天年於大平又何希乎為琴為瑟鳴大雅而顯名也哉

時雨

惟陰陽氣交而蒸醞雨始成而乃雨水下土而潤物滋庶  
 草而蕃蕪然極備而亦凶必時若而後可曰長養之春及  
 屬生物之陶化木兆仁而胎萌民既事乎耕稼倚地道之  
 敏樹望天津之時下雲油之而作興雨沛然而布澍細資  
 潤而無群豈破塊而狂走遍動植而同霑浩無私於率土芸  
 萬物之承渥各興心而怒生草沃若而增翠穀可悅而奮  
 莖滿穹壤之林之鬱生意之可掬茲時雨之克叙佐二氣  
 之生育躡卅六之節候洽膏澤之攸致然贊化而輔相實



聖人之能事苟惟枉而不肅奚曰雨之時若仰神聖之立  
極允篤恭而主一悞一念之或差致雨暘之愆忒致中和  
之至德格彼蒼而應悅信休徵之未備豈獨雨之滋浹舉  
萬物之咸覩沐化雨而昏恍吁嗟世季之久矣心敬天之  
宰覲擬水旱於氣數謂尋常而莫恤肆滂霽之不調勞庶  
類之天閑喜天人之相感理孔顯而昭晰懋居敬而直內  
克會極而歸極納群生於仁澤躋一世於壽域非至聖兮  
難能恭敬祝於今日願欽若而念茲戒彼昏之惟狂幸承  
恩於夢卜冀作霖而恒暘

敬德之聚

若有人兮師聖慕大德之有隣悲自肆之背道悟小心之  
近仁爰勅躬以自強期持敬以盡性孰隱顯之有間思不  
離乎中正出門兮如賓承事兮如祭恒翼之以持身儼若  
對乎上帝合動靜而不違俾主翁兮惺惺勤服膺之既久  
藹藹善之咸生粹於面兮益於背洵溥博而時出隨百行  
而川流幹萬事而元吉猗欵敬之自持何象義之叢集吾  
知萬夫之屯實一將之攸令學固貴於知要要不外乎主  
敬確自守而勿失乃立德之大基彼作聖之工程亦念茲而  
在茲夫何後人之自棄日怠荒而莫念惟其欲之是肆矐  
不知夫自憊紛相率而蔑禮嘆鮮能之久矣幸冀缺之律



身知有別而敬止非白季之淑明孰之義而稱義舉大夫而益異偉文公之好善雖篤恭之有人知取用者蓋鮮余亦晚生好古欽敬德而景仰佩克敬之遺訓要不疚於內省主乎一而靡他庶前脩之合德然內守之或忽惧外侮之投隙聊伸戒而叙辭銘虛靈而自飭銘曰心惟活物莫適出入敬以尸之歛之方寸毋忽其守法天行健勉焉勿替常存惕若德用不孤聖賢可學

### 六有堂

余竊觀為學之大方貴知要而做功言苟關於進德蓋取則而反觀聞六有之名堂美和靖之善學龜顧諟而內省竭精專之心力原志學之初心期聖域而高追趨程門而叩疑已敬義之夾持迨張子之有言知最要於自治言有教之有訓戒恒存乎樞機動有法之有警敬不弛於踐履既自強於夕惕又能養於夜氣斯有為與有得由不急於居業瞬與息兮可忽存與養兮日篤致敬罷而不能功已就於不息苟由此而推極將與聖而合德宜揭此而扁堂用存戒於觀省恒外視而內飭要不先於動靜律一身而靡他擬入聖之門屏遵著實之工程終不迷其所向扶吾道不失正負師門之重望非六有之昭示豈尋常之警惕疇日進乎高明能不愧於堂額美周侯之學古與晦翁之



敬義扁齋室而寄思與有六而齊美名萬古而激懦卷後  
人之能慕紛扁堂以虛彌嘆無人其收效晒周翰之顏樂  
徒取名焉奚以仰九思之遂初陋政理之徒議授此人而  
較彼何真假之不一棄彼哉而何道攀往烈而幾及移此  
號於至寶效此志於先哲一終始以無貳庶名實之不忒  
然難保者此心恐初志之莫遂聊終辭而自誓與若人而  
同事

### 道心惟微

惟天命之於穆賦吾人以一理先形氣而體立後人物而  
用備猗欤稹而難名曰惟微之一心雖存主於一身妙祥  
奧之莫尋原厥初而冥觀蘊方寸而泯跡立大本於虛靈  
主妙用於知覺從義理而時出發不爽於厥中然至微而  
難覲人鮮知夫用工志或怠於主敬微益微而八危宜操  
存而精察俾自著而不迷覲克明於上列咸致力乎精一  
仰唐堯之欽明效已極於允執美虞舜之好察化已符於  
玄德嘉大禹之惟明功亦收於克敬意明暗之一機係此  
心之邪正何後學之莫察昧道心之所在日逐危而忘返  
矧知微而加察紛不知夫修省竟相陷於鬼域感往哲之  
自明懲彼昏之多惑著精一之工程期不至於捕墮悞危  
微之益深銘赤室以自飭銘曰心兮本虛無朕無莫人也



也莫適出入惟精克察惟一克持精之一之庶免其

代人上主倅啓

惟小民不擇事而安宜順承東西之命伊君子能使人以  
兇蓋亦察短長之才肆將危迫之誠仰叩包容之度竊惟  
適器為用之可期於必成隨才以任之方全於所受苟非  
不器君子鮮有渾成全材如將一功以驅必無兩全之理  
螢窓一介士那堪汗馬之場羽林百夫雄豈合論思之地  
區文武以異用乃戰守之常規擇善御善射之人以領其  
衆留學文學道之輩使安其居得朝廷詰戎之方副聖上  
崇儒之意陳勝之勇知猶未免後期之虞劉季之寬仁亦

難制多亡之卒况乎迂儒之病弱豈御悍卒之橫馳伏念  
民末路羈蹙衰門冷齋生未浹於十載天降割於我家呼  
母遑之痛風樹之不待叫天漢之哀蓼莪之莫追添衆疾  
之交攻幾殘喘之不保賴偏老之撫育獲此身之生成愛  
之猶欲其生始掇挾書之教贖焉不致其力謾作覓粟之  
兒久抱牆面之羞未得鑿心之夢然惡夫晝也乃問而辨  
之徒紛之十年如初恒咄之一生虛負以為不通古今之  
變韓愈謂馬牛而襟未知天地之全莊叟云醢雞之覆巢  
不為學無以立身豈徒取青紫之莫由抑亦修孝悌之無  
據發憤忘食長坐管寧之床緇墨焚膏或懸孫敬之髮咀



爾義理之藹豸沉潛經史之精英灰子綦之心必期乎天  
籟地籟人籟之皆聽笑董遇之學奚止乎歲餘月餘日餘  
之致勤衣不解王通之六年書欲破杜陵之萬卷雖少辭  
刻舟之感猶未見聳壑之材對白抽黃知有愧吐鳳成賦  
尋行逐句僅能免以獐為獐才雖不逮由基擬穿百步之  
楊葉心竊有慕郝氏欲折一枝於桂林歲丙午之仲春策  
群俊之有詔起江皋而辭佩歌鹿鳴而彈冠匠石之園初  
為短木之取伯樂之既竟作下乘之遺嗟群雄之並爭豈  
一藝之能及自非捕龍蛇搏虎豹之毒手安得拔牛角擢  
象齒之嚴科然有慨於中情思復試於後舉食談攻苦甘  
旅人之為勞嘗膳卧薪與飛掄之未晚何得喪之難必致  
事機之易乖以一身之多艱當二豎之構厲十生九死托  
餘命於路中一日三秋望家山於雲外賴親朋之厚顧返  
故鄉之某丘然遺患綿歲月而猶深悶餘喘隨日夜而轉  
急鶴髮呼痛謂余子其命矣夫今原夜懷嗟予季其殆也  
已荷皇天之默佑續殘命於幾終自是以來沉痾未去流  
金夏暑踈絡曾何擬於衛身殺草秋涼重綿猶未足以御  
病學南山之豹隱效東江之龜藏名雖占鄉案之中跡未  
忝公會之末然譴責未及豈徒憐百病之纏身使優游就  
閑抑亦為三冬之有業曩者湖海之關防或解大羊之信



狼斯乘連帥奮才殘城雖破於群醜廟謨神斷勝筭已定  
於一揮及天驕奔止於大洋忽隻輪漂泊於我境臨戎知  
惧既徵兵之斯嚴整部催程孰勤王之敢忽于斯時也  
弱植易顛之身奉頑軍制率之令寸顛尺躓欲赴千里之  
邊晝馳夜駟殊無一瞬之暇非高才而疾足難整伍而齋  
驅騎非所能或匍匐而涉險步亦不健竭心力而難前諒  
無力乎措躬何有望於御卒失伍離次誠無補於潰散逃  
亡之虞苦骨勞筋只自促夫疾病死生之患往者無及來  
者可追倘邊塵之或驚必餘兵之是設拔取勇力以代病  
拙之儒能制馳駟可率疾趨之卒茲豈徒為私之論抑亦

閔濟公之謨肆抱籌於下靖敢冒塵於上聽生也命死也  
亦命宜安吾道之窮伸於知屈於不知盡異仁人之造恭  
惟二天閣下名高北斗望重南金吞九疑於宵襟盡五車  
於營雪收名蓮榜已蜚儒者之英擅譽騷壇又被賢才之  
薦羗承百里之命以興兩歧之謠連下車於窮鄉發施仁  
之義政民載欣而載悅擬有二天俗以淳而以清咸懷一  
德誠為父為母於百姓盡如手如足於一身久懷葵藿之  
誠心雖傾於向日祗守蚊虻之分飛不可以越階斯謁見  
之禮疎實愧惧之情切然惟自進似涉妄下尊德行不敢  
矜豈望徐孺之榻非公事未嘗至竊慕澹臺之風事迫下



情禮宜上達茲將戴盆之息敢叩尚德之門束縛之馳驟  
之母以事而相屈道德也文章也要以禮而自修伏望恕  
已推仁濟人為急量其力以異率稱其器而為任為政以  
德不拂頤而化也待士以禮各因才而篤焉致文武各盡  
其能而忙弱咸得其所特令卧病之弱質免蹈令卒之危  
機則益勵素懷更竭綿力增益其所不遠敬修其所未能  
釣於水採於山豈但虛老於大平八則孝出則悌庶幾存  
心於聖訓守詩書之舊業著精力之新功雕錦肝珠繡腸  
雖未必青雲上歧路躡天根探月窟庶可期黃卷中聖賢  
作昭代之逸民輸平素之宿願再生厚意而今而後知之  
墮首一心未死未可量也

拾遺

宿玄水朝與慎景愚口號

燈前千古意臺上數行杯這裡無邊思題詩為後來

還到鍊鋪臺

定頓生涯此可期山圍水轉洞天奇臨歸一語君須記早  
晚將開數頃畱

慈烏

晨昏啼送不辜拜我獨憐渠蘊至情一哺歸來山已暮恐  
將從此負初誠



畏寒縮坐吟得一絕

政是群生閉壑辰風馳雪虐恣紛紛誰知楫柱燒烟者猶  
勝簪纓待漏人

瞻慕堂先生文集卷之一

瞻慕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遊天磨錄

余聞天磨聖居之勝思欲一遊者久矣南北隔遠事故牽挽  
虛負光陰已至暮暮而憧憧一念未嘗少弛于懷也幸今年  
命京師赴齋 厚陵陵去此山纔一日程也香火之暇蠟  
屐扶筇以酬宿願時哉不可失也於是求同志可與偕行者  
惟李友仁成之李廷友而敬頗有意焉約以中秋初言及期  
成之以陵寢八齋而敬以天只有命皆負約不來人亦以靈  
熱未收同志未會莫若待秋涼為得計也余惟世故多端人事喜  
乖今若不成後日難卜遂決意獨往僧智嘗從之使為先導八



月初一日自齋所啓程遵白蓮山西麓到豐德郡東仰視鄉  
校占在巖崗蕭然若小民舍不知何者為聖殿何者為師生  
舍也北過大橋堤踰高峴八松都土城南門沿溪開路挾路  
連椽四五里間簾窓掩映鷄犬相連古都遺俗猶想彷彿東  
過 穆清殿出土城東門渡沙川至長端白龍山天和寺石  
城四圍結構頗壯安石佛千有五百皆用玉石雕琢極巧蓋  
自中國來者也從崗脊行八九里許有庵曰證覺曰鷲頭曰  
金經皆極蕭洒到寶鳳山華嚴寺至順五年誌公囑小宗營建  
者也東構影子殿安二影其中僧指東壁曰恭愍中堂具恭  
靖然語涉無稽不可信也西建寂點堂誌公塑像存焉所  
留貝葉梵字經牛頭梅檀香皆奇玩也諸寮中獨掛猿極  
勝東臨鷲頭西對聖居南望海島北負寶鳳風烟朝暮爭  
奇競恠都八望眼中矣余謂主僧曰如此勝地世所稀有  
若得數年清暇栖遲於此則庶可以回福吝之心為冲澹  
之懷而世緣多牽未免為遽歸之一嘆可嘆也二日丁酉  
踰寶鳳北嶺路緣石崖危難著脚僅得推挽而下入牛峯  
地界見樓橋遺址石柱猶顛倒水邊不知何代事也至玄  
化寺洞口挾溪石筍幾二里許寺前鑿石成池蓋用風水  
說也西邊有碑大宋天禧五年所樹周行撰蔡忠順書也  
北有羅漢殿占地平豁最宜栖息東有藥師殿經始未久



工未斷手從西溪登靈鷲山名聖居則山南諸刹列若星  
排不可殫數渡小溪過文殊八圓通寺寺古僧殘左右寮  
舍無一可居唯東臺仰視遮日岩矗聳高低森若劔戟聖  
居竒觀潭入一望三日或由後崗至中庵石屏後圍洞天  
前豁有泉流出岩谷冷然可愛過水精窟入南雙靈北隅  
石窟高深列川從上落下瑋琮若簷溜枕石承之洒然清  
澈雖中冷莫克比也過西聖居見北雙靈其間岩巒挾聳  
石逕懸危殆不可攀躋也自此南回岩嶺崛起縱圻成坎  
路由其中腹液俱蕩磨然後達焉行十餘里峭壁當前下  
臨無地上釘鉄鎖僅得攀緣乃入遮日岩自是可達南北

聖居亦攀鉄鎖故危未敢也顧仰石峯抽筍豎戟絕無可  
攀俯視下土依然杳然積蘇微茫恍然若超鴻濛而泥沈  
澁也下循歡喜嶺到白蓮庵十五餘里間山脊或如劔鋸  
僅通細路容足之外左右皆臨無底眩難俯視以此奇勝  
如普精也普命也寒化也蓮臺也普光也智水也諸刹皆  
在山陽或占岩底或占崗頭不敢窺其一二也歡喜北支  
石山高聳曰義相峯峯腰岩隙構一精舍曰關聖松臺翼  
如石泉冷然真坐禪地也八大興洞東則牛峯地也西則  
開城界也北折趨下過觀音窟沿流四五里間晴川白石  
比比可坐東西兩岸安石佛各一軀東曰弩脰夫得西曰



坦坦朴朴在丙寅開城儒生擊破朴朴惟夫得存焉下  
十餘步即朴淵也淵在天磨聖居兩山間左右石峯巖巖  
起伏若相拱揖然中有石厓萬仞橫截洞口大興土峴衆  
壑溪流合為一泓長川激石衝岸屈曲奔放流八石嵌蹙  
洄為淵凝澄深廣盤回盈溢噴出崖口驚波駭浪雷喧電  
閃飛空墮塵倒挿姑潭若白血散泉飛雨散洒若銀河落  
天濺沫旁飛可怖可愕不可談悉備心有石半出水面上  
可坐五六人昔高麗文宗登此忽有風雷振石之變李堅  
幹用祝法鞭龍云西崖巨岩穹窿色理滑白古今遊士皆  
題名于此余以杖叩之曰前者去後者來相尋無窮而總

若飛鳥無蹤汝獨不變宛然如昨不知閱幾世與亡歲月以三  
今日耶潭邊白沙平鋪周可數畝丹楓翠松交影婆娑坐  
仰天磨聖居巖巖石峯呈奇露恠若為明潭助奇勝形勢也  
有岸來自西麓投八溪心若伏龜昂首然僧謂水漲時坐  
此瞻對飛流形勝十分奇偉還到觀音窟前溪石橋下白  
石平滑清流瀉下兩岸樹木翠影相交憶得蔡安成詩諸  
君子嘗載酒携琴然松明駕聯白遺迹依然令人不覺俯  
仰長吁徘徊久之恨余好古生晚未及奔走後塵贊設幽  
懷今獨子然來此雖山奇水秀清興浩然殊無一人可與  
吐出鄙懷以叩相長之樂愧古人以忸怩日暮入寺寺即



太祖潛邸時所遊聞牧隱記曾釘于壁尋之已無見李  
三宰成壽益長篇掛在門捐寺後石窟呀然竒邃中安三  
石佛面目機關克肖人形小溪從後谷流下剝木引流以  
貯方槽凝然清冽殊可湘濯夜來軒窓窈靜萬壑玲瓏丹  
霞紫烟變態無常開窓矚目幽興藹然四日妃欲觀日出  
庵雲居寺重訪朴淵以盡烟霞餘蘊涉險逖來脚力憊困  
只昇東崗瞻望寄懷而已汭流百餘步登太宗岩白如截  
肪平若土床高不過一丈廣可容百人四無可攀惟西一  
隅僅通升降上有山菊數叢葉葉滿蕊萼一朶結實離  
離岩東白石平滑廣可百尺綠陰玲瓏玉流潺湲川光石

色闡耀纈眼徘徊佇立以騁遐矚則天磨西臨彩鳳若喙  
聖居東起芙蓉競秀朴淵哆其吐鬼坎新開人達聳其兩  
鵬味高塞千山萬壑盡露所有競相輸八于此風氣奔行  
神魂颯殆非烟火食者所敢栖息也至馬潭川石明朗  
嘉木連陰飛瀑一派瀉下石崖雲烟曖暎峯巒秀異上下  
四五里間飛流盤石愈八愈竒到大興寺前溪白石平廣  
綠陰後繞碧流中瀉西面竒峯圍若畫屏內寬外密有同  
雲谷誠隱者所盤旋也僧自圓來迎相與坐溪石秋寒暄  
畢優游上下或坐樾談詩或臨流濯足或披襟納涼或臨  
虛望遠襟懷冲放雅興蕭淡悠悠然浩浩然殊有舞雩詠



歸之思顧謂自圓曰安得謝世累結幽棲道遠於此如汝  
僧耶寺後有二殿曰極樂曰能仁軒窓開爽松筵洒落令  
人魂清骨冷塵想自消登景光臺翼若將飛爨難久立聖  
居之隱迹涼奄頭陀窟皆入登眺中亦一快也傍有小庵  
高爽可居但無僧已久荒草滿達矣五日猿使僧明月  
尊由西溪入泉石之趣飛瀑之勝比諸馬潭亦可伯仲間  
過智藏到寂滅南牆之尊用執石成梵宇僧謂懶翁居此  
時所為也出東臺望高禪占在岩下簷牙屋角隱映樹陰  
中到聖海東望青蓮紫蓮依然隱見於雲烟掩霽中妙在  
遠觀而不宜近也西轉百有餘步登普現峯下仰觀雙峯

巍然對起削立萬仞千竒萬狀隨步變態若非羽翼雖猿  
猴之捷不可攀而躋也南有小峯矗立若束矛戟西崖萬  
丈下臨無地余乃掖附石角欲窺其下心悸氣奪眩難近  
也下一峯雖不及普玩之特出雲漢亦足以傍日月而臨  
風雨也於是引明月令指示呼智嘗供紙筆隨指隨記以  
志不忘先以源委之可見則山自牛峯大屯山逶迤南下  
幾絕復起為聖居之遮日岩西行二十里骨立千仞孤圓  
貞秀為人遠峯人遠一支東為靈鷲山一支西流為土峴  
又崢嶸西上十餘里而挺然高起為天磨之清涼峯清涼  
有三支一支北走二三里許屹然挺拔真聳雲表曰普現



身集卷之三  
六  
峯即天磨主峯也東下為朴淵西峯北下為帝釋峯而止  
焉一支東南散峙為湧岩為五龍為寶鳳又為五冠焉一  
支西趨二三里許兀然竒秀曰圓寂自是巖岩直下四五  
里三角并聳一角差小若負兒然曰天磨又屈曲西向幾  
十餘里露骨森然高低錯列曰蘿月又折而南龍飛鳳舞  
若伏若起蜿蜒十五餘里而圍成一大竒峻曰松岳松岳  
一支東指十餘里還回向南至駱駝橋外而止焉一支西  
蔓分為松都內外紫山散為豐德郡千崗萬麓臨江而盡  
焉四山之可望則鐵原寶蓋山橫乎東江華摩尼山峙乎  
南安岳九月山圍乎西谷山高達山迤乎北焉其間隆起

並峙如平康之高涵揚州之三角海州之首陽遂安之彥  
珍鴉鬟列占黛色微茫不可殫記州縣之可指則布乎東  
者長湍也兔山也朔寧也麻田也積城也坡州也高陽也  
交河也揚州也廣州也平康也列乎南者開城也豐德也  
江華也喬桐也通津也金浦也富平也陽川也果川也檢  
川也星排西土則曰白川曰延安曰嘉陰曰平山曰海州  
曰載寧曰信川曰安岳曰鳳山曰豐川曰文化曰康翎曰  
瓮津曰長延曰殷栗也碁錯北地則曰黃州曰中和曰斜  
原曰瑞興曰遂安曰谷山曰新溪曰伊川也記畢顧謂明  
月曰千區萬嶺縈絡回護官府民居隱於巖積雖不可了



了然猶能指某山為其地者如是則今日吾儕所躋真古  
人所謂去天一握雖跨青鸞御汗漫何以浮此遂由山脊  
緩步徐行俯指西崖中菩提普現普庵佛地胎安等剎各  
占別區形勝依然若畫圖中見也八見性庵占地清高眼  
界曠遠岩巒之勝江海之壯亦足耽淪精神處也但廢棄  
有年窓壁摧頽塵埃埋沒已不能容膝矣到知足寺背負  
蒼壁前臨絕壑圓寂諸峯森立於左普現列岳窺闔於右  
蘿月前聳清涼後掖加以祖江碧瀾圍壘內滄海環其外群島  
庾橫衆峯嶙峋朝烟暮靄變態百千皆為坐卧中奇玩則  
如此勝槩雖求之中國未易多得薄暮登西臺觀日落海

色蒼茫火輪低垂紫烟浮起金波蕩漾遠通峯巒茫茫  
然漸入於希夷乃下東臺見卧牛石還入中庭沉吟散步  
肩月已掛樹抄矣六日碎踰後嶺見內院過長谷上土峴  
八九里間草木蒼蒼蒼蒼蒼蒼與獼猴批連絡谷中結子成熟  
可沃枯腸登金神西臺東南豁遠極目無際寺亦高勝傍  
有玉泉流出石縫惠山雖美若比甘冽應讓一頭矣至於  
瞻眺之富風烟之勝欲與知足爭甲乙者也俯見甍率小  
雲諸庵占地雖下嵐翠靄然幽閑一采亦可想也下安寂  
過寶月踰西嶺八雲通寺北負五冠山南對碑門嶺鷄籠  
兩峯左右拱揖真別區也西樓臨溪爽氣龍峯人牧隱月窓



諸賢詩猶懸在壁上遮中樹義天功德碑金富軾所撰吳  
彥侯所書曾經回祿剝落殆半不可讀也七日註觀土橋  
遺址川清石白風韻颯然其下數里大石當溪錯落隆然  
昂然若虎若龜又下一二里許村落依山皆以泝泝繞為  
業過皴岩到花潭崔大尉徐處士所嘗遊處也潭邊花草  
自先生逝後盡為村斧所侵但見荊榛荒草蕭索於秋風  
前耳邀先生弟崇德坐潭石上崇德手指崗上短碣曰此  
兄墓也只書徐處士某之墓而已家有亡兄自製切欲入  
石而力未逮也余謂太史有傳萬口有碑有碣無碣在先  
生何關焉第未知尊賢尚德之義何如耳自是沿泝四五

里間平川逶迤衮衮安流或左右平岩白如玉磨或兩邊  
白沙明若雪平皆可栖遯也第以郊於大國斧斤相尋盡  
一洞之內無一樹可依流懸處是可惜也訪歸法寺遺基  
頽垣敗礎埋沒無餘只有石槽猶有草莽中彼執鞭之行  
獲妓之遊所可道也言之長也獨念九齋之課業足以起  
後人景慕然其分門立徒設課施教果合於中正之道而  
能保無異議於後世者耶八炭峴門至 成均館生負河  
大清啓廟門令入謁余以闕服註謁於禮未安只觀廟  
兒而出踰東峴趨 穆清殿殿前有寺註緇流居之安聖佛  
于中堂堂即 太祖潛邸時翼廊也余謂叅奉曰安佛自



有其處何不空此以備 移安所也凡齋殿之設歲月已  
遠隨毀隨補歲有其後而只貯長函奉安屋隅豈禮之宜  
耶 殿後一二里許有新庵之邊構別業亦潛邸時所遊  
也至男山之東望大廟洞中新構一堂曰文獻其下即花  
園恭愍所構辛隅所居所謂八角殿石假山供玩之物無  
復可尋只有遺墟盡為村氓所占當此時人心已離天命  
已去而窮奢極欲慮內事外難鋤獲棘矜有難堪况天  
人助順之師卒訪敬德宮李成之追至携上蚕頭周覽城  
市還下大路渡三石橋閭閻中有屋數間巋然獨秀扁曰  
醫院即辛曉舊第也遊焉息焉為濞為隱坐使五百年宗  
社變為千萬世殷鑑嗚呼興亡治亂豈其天耶抑由人也  
八南大門市廛街第鱗錯柳北高賈雜沓車馬駢闐豈前  
朝遺風餘俗至今猶有存耶訪延慶宮遺基登滿月臺即  
乾德殿基也市人十餘輩設侯來會問舊迹指說頗詳前  
有石橋外設諸司內置毬達達內即威鳳樓也自此達千  
大明殿階級甚儼且高成之謂伴倘之設初為此也東有  
稻田即東池也西有石柱即簡儀臺也紫霞廣明等洞近  
在東西所謂中和堂種祭地必有遺址未暇尋也攀雲梯  
坐松陰酬酢數盃指點良久仍嘆曰信哉積之五百年而  
不足毀之一日而有餘也被環數里間珠宮貝闕金軒玉



樓鈎心闔角連雲駕空而蜂房水渦紛不知幾千萬落者皆  
已烟消雲滅掃地無餘只有頽階敗砌縱橫前棘中盡為  
狐兔窟穴雖居異代不能無禾黍之感也出道察嶺宿福  
靈寺中堂安千手觀音人豈有是形耶佛道詭恠類如是  
夫八日癸卯成之經歸齋所余獨從歡喜洞入陵谷村一崗  
之麓八陵列占蕭疎荒草中只有翁仲巋然對立八鳳鳴  
山舞仙峯下視玄正雙陵隆然斷崗中石物猶存傍立一  
碑石如白玉始面缺落字畫釘破摩挲俯仰雖魚魯已莫  
辨也况幼婦受辛乎行幾數里有泉湧出路傍可灌百頃  
到甘露寺寺在五鳳峯下臨西湖負岩壁南船買舶往來

軒下昔有萬景樓立柱湖中多景樓駕棟岩上各擅奇勝  
今皆不見中逵有塔石理如玉雕刻頗巧泰定四年大元  
造建也穆清叅奉梁子激仲明適寓於此邀余西樓盃酒  
團藥歡若平生書贈姓名副以所諫其開心見誠如是還  
踰倭峴過施食街夕到敬天寺寺在扶疎山即竒皇后願  
剝也逵有巨塔至正八年所立制作極宏且巧連十三層  
閣刻十二會相而下作飛龍彫片石合成斧鑿無痕妙若  
天成殆非人造也噫大元施舍遍及海外宜賴佛力致詳  
延曆而曾不數歲奄就滅亡茲足為後人之殷鑑而後人  
不之鑑又為鑑於後人者何哉九日即還 厚陵齋舍與



俞伯容同宿十日已渡洛河宿交河縣十一日輒還京浹  
旬之餘歷盡天磨聖居以及松都五百年之遺迹雖未敢  
窮山水之趣為仁智之樂然八烟霞之境洗塵土之累而  
充然如有得况然如有悟則蠶屨之舉烏可但已若使吞  
伍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如古人所遊則叢蒙之醢鷄  
不獨見天地之大也慕東岱之遊酬南嶽之唱以盡餘年  
者吾志也而蒼顏日變筋力已衰深恨自今以往終不復  
自克也則不知何時天下小於吾目中耶隆慶庚午中秋  
旬二葛川晏人書

策問

問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其間不能無可疑者夫混  
沌未判之前其所以為天地所以為人物之理已具  
於其中抑已判之後理從而出歟理既自一而分  
則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何歟動靜之機不係於  
理而然歟先儒有四遊之說然則至靜之中有可動之  
理歟固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謂度者有  
尺寸之可言歟天之圓亦有可數之道歟曆家之言  
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轉此儒之論曰天道左旋處其  
中者順之其左右也說有是非之可卜歟或謂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或謂日行一日繞地一周而



不及天一度月行先遲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度之七  
其遲速之說不同何歟陳氏曰月行常以二十七日  
十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曰月  
行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其  
說孰得孰失日月之蝕考之曆法則既有常度其所  
以當食而不食當不食而食者何歟世俗所謂蠲墓  
之說是歟非歟抑別有所以然之理耶朔以之理論  
者多矣而一則曰地之喘息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一則曰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

則海水縮而為汐二者之說何以折衷耶劉歆曰河  
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裡其說何據以  
體用言之則河圖體圓而用方洛書體方而用圓以  
伍數言之則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以運行之序  
言之則河圖自北而東左旋相生洛書自北而西右  
轉相克至於易則以象範則以數易之吉凶見于動  
範之吉凶見于靜其所以經緯表裡之義安在九峯  
蔡氏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以著皇極內篇  
則其能闡範數配易象而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



大法乎或以釋數未備論之其所以未備者可指而  
言之耶伊川程氏窮十年之功夫參三聖之制作以  
著易傳則明其弘通簡易之法盡其中正仁義之實  
而能不失三聖之遺意欤或以本意未相合言之其  
所以不相合者何說濂溪之太極圖只是一動一靜  
之間而已耶其中亦有四象八卦之可言欤其所以  
闡義易未盡之蘊者抑又何在康節之經世書天地  
終始之數具焉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耶天  
之所以開於子地之所以闢於丑人之所以生於寅  
者亦有理數之可推欤諸生必能本之吾心參之經

傳講之熟矣其各毫分縷拆詳著于篇將欲據歸一  
之論以觀窮理之學題亦自述

對愚聞先儒有言曰萬殊一本一本散萬殊是以天下之  
理雖一而天下之事未嘗不異天下之事雖異而天下之理未  
嘗不一苟能知其之所以為異以知其異之所以為一則  
可與論天地理數之妙矣執事先生觀世道之日降嘆理  
學之不傳發策承學而先之以曆象潮汐之說繼之以圖  
書易範之理以及聖賢闡數明理之得失欲聞至當歸一  
之論愚雖淺學敢以先儒已定之說以復明問之萬一竊  
謂通四方上下之宇達往古來今之宙而無物不體無時



不存雖天地之大而不以之豐雖人物之細而不以之嗇  
該細大貫顯微而未嘗不均未嘗或息者所謂理也天地  
日月之盈虛消息古今事物之吉凶盛衰有一定不易之  
妙而無一事或違之勢者定乎如四時確乎如晝夜而上  
以籠天下古今百千萬變世道之外降下以圍天下古今  
百千萬變事物之消長者所謂數也是以數即因此理而  
著者也理即行此數而妙者也天下未嘗有理外之數亦  
未嘗有數外之理而數之所寓即理之所在故明乎此理  
則可以推此數推之此數則可以得此理也何以言之理  
者天地萬物之理也數者天地萬物之數也以天地萬物

之理參天地萬物之數而推而上之則天地萬物未始之  
前可得而知之推而下之則天地萬物已終之後可得而  
言之以其今日天地萬物之理數即昔日天地萬物之理  
數昔日天地萬物之理數即今日天地萬物之理數而理  
數者皆備於我者也不惟我也備於人不惟人也備於物  
而求其所以為本則未始不自一而分也是以聖賢之所  
以明此理而闡此數者其法雖殊而其道則未嘗不同何  
可疑於其間哉請因明問而條陳之天地之間事物之理  
散於萬殊則似不可以會其一而根於一本則亦可得而  
極其妙矣夫混沌未闢之前既無天地之分又無人物之



生而混然凝合清濁未分則其為理也疑若不具而實未  
嘗不具焉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所以為人物者  
皆不外於一陰一陽之妙而所謂混沌即太極之謂也太  
極即陰陽未判之稱也則其所以陰所以陽之理固已潛  
於其中也而所以陰所以陽之理即所以為天地所以為  
人物之理也先儒曰無極之前陰含陽此也夫太極動而  
生陽故天生於動而以動為體靜而生陰故地生於靜而  
以靜為體然其用則天未嘗不靜地未嘗不動是以一元  
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而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而  
春遊則過東方五千里秋遊則過西方五千里至於夏冬

莫不皆然則是豈非至靜之中有可動之理而然歟先儒  
曰地有升降此也若夫天體至圓而其圍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所謂度者何也天與日氣數之始也其每日  
進退既有常則故以一日之進退為一度焉先儒曰天本  
無度以其與日離合而成此之謂也夫天與日皆從角起  
而天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常過一度日亦繞地一周而不  
及天一度故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而與天會以是知天之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也曆家以進數難算故只就退



數上筭之遂以為天道左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其實非  
右行也天行甚健日月稍遲故天則繞地左旋而常過一  
度日亦與天左旋一日一周而以天之健為少不及故天  
日進而左日日退而右非日之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  
也若不計天之進而以日之退為左旋則是以背為面也  
先儒曰不及則反右矣此之謂也然則或者所謂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者曆家右行之說也日之於天常所  
不及者一度而反以此為日行之度月之於天常所不及  
者十三度有奇而反以此為月行之度是昧於進數  
而只以退數筭之故也其曰日行一日一周月行不

及天十三度有奇者先儒右旋之說也日行一日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曰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月行  
三百五十二度有奇故曰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以日則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  
會月則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  
日會此非徒合於一歲日月之行度而亦不失於萬世觀  
象之法矣且月麗天而左旋故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  
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者誠千古不可破之定論而文  
公於註十月之交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遂及



於日而與日會蓋未之詳也所謂一月而一周者以其與日會而言之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始與日會若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則是三十一日有奇而與日會也然則何以定四時成歲也哉至若日月之蝕則常在於朔望之際於朔則月常在下日常在上而被月之遮故月為之蝕於望則日與月正相對而無分毫之差則月為闇虛所射故月以之食焉彼蟻蟄之說誕妄之甚固不足道也曆家之所謂一百七十三日而一相交於是時方有食者亦未知其必然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書日食者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之中書日食者百有餘

則所謂日月之相掩闇虛之所射者乃日月食之常理也先儒之所謂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者此也夫潮汐之去來一係於月是以月臨卯酉則潮漲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于南北大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大陽三刻有奇故潮信之來率亦如此自朔至望則常緩一夜之潮自望至晦則復緩一晝之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則潮勢長朔後三日則潮勢大而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疾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少然則潮之消息皆係於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沉浮也必矣先儒之所謂大小之勢係日月朔望者以此也伏羲縮天而圖出於河大禹治水



而書出於洛圖則體圓而用方書則體方而用圓疑若相  
反而有所不相反者焉主圖而言則圖為正而書為變主  
書而言則書為正而圖為變故圖也書也互為正變而正  
則經之謂也變則緯之謂也是以圖不止於畫卦而可以  
明疇書不止於明疇而可以畫卦何則伏羲之畫卦其表  
為八卦而其裡固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屬九疇而  
其裡固可以為卦則圖書之經緯易範之表裡可見矣圖  
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然一必配六  
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則圖書  
未始不同也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然

同方者有內外之分異位者有比肩之義則未始不同也  
圖則備數之全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相戾然圖之全數  
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  
八四得五而為九至於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為十則其  
實未嘗有十也書之缺十皆有含十之意一對九而含十  
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五常夾居  
五之兩端則亦未嘗無十也圖則左旋而相生書則右轉  
而相克若不相契然北方之一六克南方之二七西方之  
四九克東方之三八則其所以相克者未嘗不寓於相生  
之中也東西之四九生西北之一六東北之三八生西南



之二七則其所以相生者亦未嘗不寓於相克之中也至於因河圖而著易故易以象因洛書而作範則範以數象以偶為用而偶者陰數也陰以動為用故圖之行合皆奇而易之吉凶見乎動數以奇為用而奇者陽數也陽以靜為用故書之位合皆偶而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靜者必動而後成故也是以造化之運有陽而無陰則無以成之有陰而無陽則無以生之生而不克則成者無從而裁制成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此圖書易範之中動靜生克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而相為經緯相為表裡者也以皇極內篇言之其為數始於一參於二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十五百六十一則其盡於放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不可遺之妙歟大抵以性命為端以禮義為準而因占設教即事示戒凡所以得天理叙民彝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然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無非數也而數之體著於物數之用妙於理則自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何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凡峯其幾於是耶其所以享數之遐不遐釋數之備不備愚亦不敢妄議然先儒曰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則其於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恐有所未盡其善也伊川之易



傳則其為法雖不與三聖同而其道未嘗不同故無如後  
世之考象辭而沉於數術談仁義而淪於空寂之失而其  
用意精密道理平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莫不最關於  
日用則秦漢以下伊川之一書而已然易本是卜筮之書  
而程傳則言理甚備而象數却欠先儒所謂以經文考之  
則未免有可疑者此之謂也若夫心先天之妙察理氣之  
蘊而闡太極之圖則太極即一理字而已故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則所謂八卦非生於四象之四象非生於兩儀孳然  
則四象八卦之所以具於太極之中可知矣其所以發揮

河圖之蘊則所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豈非河圖奇偶  
之象乎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豈非聖人則之之義歟圖  
不盡意書不盡言則豈非圖中含此河圖之理歟以元會  
運世之數言之則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  
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月與辰之數  
十二以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  
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而天  
地之數始終於一元之中故天關於子會地關於丑會人  
生於寅會而至於戌會之中則人與物閉而俱無亥會之



中則天與地混而為一亥會之終昏暗極矣是則天地之一終也而又反於子會則天又開丑會則地又闢寅會則人又生而循環無窮矣先儒曰一元之在天地之間猶一年又曰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而推而上之因而得之也斯言盡之矣嗚呼天下之數豈有外於理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數者哉原其數之本則無非自一而起原其理之本則無非自一而分一者何也以數言之則天一之謂也以理言之則一中之謂也人物之生莫不稟得其理而數亦寓焉苟能明吾心方寸之內推天地萬物之上則何物非其理何事非其

數而有所難明者耶亦可以窮混沌未闢之前達天地已判之後而明其理也數也之妙矣是以據理數之一本究理數之萬殊則天地曆象之所以運轉日月潮汐之所以往復莫非行乎此數而妙乎此理者也圖書易範之所以異法而同道九峯伊川之所以叙範數而著易傳濂溪康節之所以立圖書之意亦莫非明此理而闡此數也其間雖有或同或異不得無疑者而究其妙而盡其極則初未嘗不同此豈非天下之理一以貫之之妙而然哉

問云 治亂

對愚聞一治一亂者天之理也一得一失者人之事也人



事之得失而治亂之機決焉可不慎哉今執事先生奉綸音策多士特舉治亂之由以為問目先之以歷代緒之以方今其安不忘危之意諄然言表愚雖不敏敢不悉心以對竊謂天下之事得其宜則治失其宜則亂故其所以一治一亂者雖曰理之常也治未嘗不由於人事之得而亂未嘗不由於人事之失則安可諉之於氣化之盛衰而不盡其為治之道乎是以明微察幾先事周旋則可以治不入於亂盛不至於衰也如或茫不慮遠自以為足則將見治轉而為亂盛變而為衰也可不慎乎嗚呼人事不一世道無常一治一亂相尋無窮則世之有志於長治久安

之業者不以治之已至而自滿必以亂之所倚為戒不以國之已固而自安必以危之所伏為戒則所謂理之常者不得不為人事之所履故雖在當亂之時可以興其治雖在當治之日可以致其亂則可不明其幾先而盡其人事乎請仍明問所及而陳之曰若稽古洪水方割民苦昏墊則可謂亂矣而大禹治之堯舜既沒聖王不作則可謂亂矣而周公治之觀其行其所無事而致平成之功驅蜚廉於海外而興禮樂之治則二聖之於人事可謂盡矣宜乎既亂而復治也周道既衰王綱解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接迹當世則其亂至矣而孔子為之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七雄犄角生民塗炭加之以揚墨肆行則其亂極矣  
而孟子為之辭而闢之而邪說者息不惟此也嚴與奮之  
權誅已死之奸使萬世之君臣父子定以亞聖之資冒好  
辯之責存天理於既沒過人欲於橫流宜可謂一治也降  
及後世戚畹之專權宦豎之恣橫而致奸雄篡奪之亂者漢  
也艷妻胎化於內藩鎮養孽於外而致皇輿播遷之亂者  
唐也用捨失道而賢邪相軋武畧不競而和議誤國致群  
胡侵凌之亂者宋也如使漢之君臣鑑挑虫拚飛之戒制  
之於未盛之前唐之君臣知履霜堅冰之戒制之於未萌  
之前宋之君臣知網繆牖戶之戒制之於未雨之前則治

可得而長治亂何自而遽萌乎而惜乎其不能先其事炳  
其微而終致其亂亡也論者之所謂氣化有盛衰者豈不  
然乎苟能盡人事之宜而先幾制變則可以開悟其君心  
可以更張其事勢安有天使之而人莫為之理乎惟我東  
方自檀君建國以來以迄于今有君有臣而興亡遞得治  
亂相尋則其間興其治致其亂者豈無其人先事能言者  
亦豈無其人而考之青史班班可見而今欲為執事煩道  
則亦贅矣姑就今日事言之可乎恭惟聖明建極群賢守  
法治具畢張政化藹然則固無可虞之幾也然治仍於亂  
亂起於治而治亂相為倚伏則今日至治之中豈無他日至



亂之幾聞然已崩而人莫之察耶然則是可虞之幾果在於何事欵刀斗之警連年而邊卒困誅求之急趨日而居民怨則此非細慮也而可虞之幾則不在是也大無之書不絕而公私之畜俱竭則此非細慮也而可虞之幾則不在是也然則二者之外所可憂者果安在欵令也民既奠居則昏墊之患非所虞也忠良在位則驢殛之患非所憂也奴而殺主者間或有之妻而謀夫者亦或有之此乃亂臣接迹之幾也其無作春秋之虞乎吾道與異端猶陰陽之相反彼盛此衰理之常也而佛氏之說今乃盛行則此乃吾道不行之幾也其無拒而闢之之虞乎然上有堯舜

之君下有孔子孟之臣盡其法以臨之明其道而正之則是固可虞而亦不足虞者也戚畹之與其政宦寺之專其權非今日之可虞而無乃有可虞之漸耶女謁之盛強藩之亂非今日之可虞而無乃有可虞之漸耶然聖明在上賢良在下抑安有如此之機乎雖然先儒曰有亂之萌而無亂之形謂之將亂將亂難治則今也雖無可虞之幾豈不可預為之謀俾無將亂之萌乎為今之計莫如盡人事之所當為而已蓋人事盡於此則世道應於彼是以事焉而合其道則治事焉而失其道則亂是以治亂者不過乎人事之得失而得失者不過



予行道之何如耳是故行道而盡人事之宜則武備修舉而無邊釁之開民逸農桑而無誅求之困矣歲連大有而無饑荒之患公私俱足而有紅腐之積矣兵民既安公私既足則雖有可虞之幾隱然於無形之中亦可以盡人事以除之何足以憂之執事之問愚既略陳於前而於篇終抑有感焉孟子曰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四方夫君心者萬事之本萬化之源也苟正其心人事以之而得宜世道以之而純如不正其心人事以之而失宜世道以之而降焉故昧其事而啓亂止之幾者在此先其事而回可憂之幾者亦在此苟有引君當道之志憂國保治之計者安可不盡心於格君心之非盡人事之宜乎願以此救正於執事執事以為何如謹對

問 王若曰云云 事大 交隣 嫡庶 度僧

臣對臣聞禮者天理之節文而誠其本也道者人事之當然而信其要也為禮而不以誠則禮或至於非禮為道而不以信則道或至於非道必也禮焉而本乎誠道焉而存乎信然後禮不乖於節文之宜道不失於當然之理矣恭惟 主上殿下以濬哲英明之資緇盈成亨泰之運治已臻美化已溥矣而猶慮周旋迄接之未盡其禮因革廢置



之未盡其道不徒延訪於廟堂之輔弼而亦且降問於草  
野之布衣其允執厥中之盛心乎其接武皇王之盛德乎  
臣身際聖明沐浴治化其於為邦之道雖未敢觀其萬一  
經世之策未嘗不勞其心思欲陳狂瞽之說者蓋亦有年  
今當大庭之對敢不吐露其所蘊伏讀 聖策曰廣採止  
合於事大之禮耶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殿下執兩端用  
中之盛心也臣聞事機無窮治道多端有非一人之智所  
能盡也故必博採群言以定其可否而其於衆論不同之極  
致又必參之以 聖筭然後能不迷於是非之下而折其衷矣  
所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以禮事大之言也所謂有賀有

謝宜各遣使者竭誠奉上之意也二者之言皆有可取而  
禮以節之則甲者之言為有據也比年三年古有其制則  
今不可廢也先王酌之以天理參之以人情以為中制而  
吾憲為世則在後世其可不遵乎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不敢不及豈可越禮而遣使踰制而致賀如彼其紛紛  
乎至於唐人之被虜則所謂無使玉石俱焚者不殺無辜  
之意也所謂反中其傷者防患自備之計也二者之論皆  
有所見而以事大之誠推之則甲者之說為有得也彼倭  
之賊殺之宜也此唐之人苟有何辜以我國之兵威武畧  
不能制一二漂泊之船並中原無辜之士女而殺之則其



於制倭之威似乎得矣於皇朝眷顧之厚未亦有負乎皇朝之於我國待以殊禮接以恩寵者誠以我國能守事大之禮也向者又以被俘之人送還上國則天朝之眷命必將倍蓰於昔日而中國之人民想皆欽仰於我國矣今若不辨唐倭而同於草薶則上負寵顧之厚下負向慕之心而大有乖於事大之誠矣伏願 陛下於其朝聘之禮必以古制為法於其被虜之唐人無使玉石俱焚則其所以事大之禮可謂誠矣伏讀 聖策曰交隣止何以則得於交隣之道耶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陛下柔遠能通之盛心也臣聞交隣之道自古有之相聘之有其制禮接之有

其文者盡其道相與為好則無唇亡齒寒之患有輔車相依之勢而國之安危民之休戚亦於茲有係焉故未有不謹其道而能保其國者則今日之所可謹者其不在此乎所謂倣古相聘之制者一往一來禮無不答之意也所謂不必遣使者來者不拒往者不追之旨也二者之言皆有兩據而以信言之則甲者之言其庶幾乎彼之於我既不畏滄溟之險而勤修聘問之禮則我之於彼安然受之而一無遣使之咎可乎雖有涉海之難考之前世使价相通者蓋多有之而獨於今日恬然廢之豈交隣以信之道乎至於漂到之倭則其殄殲無遺者威以示之之意也是亦



人類云者恩以撫之之言也二者之議皆有所取而以交  
隣之信推之則乙者之計其最宜乎嗟彼漂泊之倭亦我  
隣國之赤子也豈皆作賊之徒乎彼亦衣食於奔走寄身  
於滄海而或以彼風或以失路浮沉波蕩之餘偶到於我  
境而不問其情一切殲之者豈隣國相資之道乎况彼方  
扁舟艤岸之際必以為是我隣國庶幾再生而無舍沙射  
人之計有搖尾乞隣之情則示之以兵威喻之以不殺誘  
以引之招以致之必知其情狀然後或殺之或還之則邊  
無開釁之路彼有向德之心而我國家交隣以信之道亦  
云得矣伏願 殿下於其相聘之禮必以古制為法於其漂

到之倭人必有一視之仁則交隣之道可謂信矣伏讀  
聖策曰庶孽止未獲其宜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殿下道  
大德宏包容庶類之量也臣聞孔子於春秋明嫡庶之分  
定萬世之禮故惟我 祖宗取法於斯貴嫡賤庶截然有  
分而雖或收而用之必且區而別之以是立法昭載令典  
今也以一二臣之言廢祖宗累世之法使賤庶之徒紛經  
一二代輒許通顯之路名分不明而貴賤有相侵之風上  
下無章而尊卑有相僭之弊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裁自  
聖心與治同道一遵祖宗之禮而無惑於一二臣之私言  
則宗社幸甚伏讀 聖策曰度僧云々臣聞孟子曰異端



之道不息聖人之道不明故惟我先王有得於此前古奉  
佛之典一皆廢之而或刷以還之或發以役之凡所以抑  
而闢之者蓋亦多矣故治出乎一而俗躋熙康小中華之  
號亶不誣矣今也以一二僧之言棄先王大中之道而立  
禪教之宗後四方之僧設科而登庸之除爵而尊顯之則  
邪說其不至於盛乎教化其不至於衰乎風俗其不至於  
壞乎言念至此不覺寒心伏願 殿下惟精其學惟一其  
志一遵 先王之道而無惑一二僧之妖言則萬世幸甚  
伏讀 聖策之末曰諸君子止親覽焉其虛懷嘉納之意  
至矣其誘掖盡言之誠切矣臣竊以為禮者天下之大防也而

今或壞之道者天下之大路也而今或塞之則今日之急  
務不過曰正其禮而已明其道而已願以復禮明道之言  
為 殿下諄復焉顏淵問為邦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然則克己復禮者真君天下之要道也果能一  
日克之不以為難視聽之間言動之際勿以非禮間之使  
吾心方寸之地虛明精一而於天理人欲之際有所判然  
則豈徒於事大之禮有以盡其誠哉其於嫡庶之分亦有  
必知卑高以陳之不可易者而能復 祖宗重名分之禮  
矣孔子曰知所先後即近道矣然則欲行其道者必先於  
明道欲明其道者必先於格致苟能盡格物致知之功則



於天下之事能有以卞其是非之故而於天下之理能有以知其邪正之卞矣彼交隣之道不難定也而先王之道可知其正大而必遵兩宗之設可知其誕妄而必革矣今殿下道冒群倫明出百王其於四者必能操進退之衡定取舍之道也然不以愚言視為筌蹄而乙夜之間庶幾存聖慮於芻蕘之說而必以克己為致功之方而以格致為用功之地則豈徒有益於救四者之弊而止哉雖堯舜之道亦不外是矣

論

釋冕反喪服論

論曰天下之事有萬世之常有一時之宜萬世之常者經也一時之宜者權也而經乃合理之正而不可破者也權亦察事之宜而不可膠者也故守經而無權則處變之際或有膠固之弊反經而行權則遇事之時未免過中之失當其時察其勢可以行權則從權可以守經則從經從應由當隨時處中然後不失於事禮之宜而乃合於權經之道矣昔成王崩康王立受群臣朝釋冕反喪服先儒多以違禮非之而愚則以為不然處凶而不以言固禮之常也而勢有所不可則亦不可以權處之也嘗是時康王明主也召公與畢公皆賢臣也豈不知去凶即吉之為非禮



也以其有不可不爾之勢故也然則守經之中豈無處宜  
之權乎權之為道雖不如經之正與其後經而有後悔之  
失曷若從權而遂顧命之意乎曰不然三年之喪經天緯  
地而通上下常遵之禮也其可以處之以權假之以吉乎  
曰居其喪不服吉雖古人之所同而緇前世正大統亦天  
下之大事也天下之大事既不可廢又不可以凶服臨之  
則姑從即吉之權以濟天下之事以定一國之本其慮事  
不亦遠乎曰不然承先王之太平有召畢之賢臣居家守  
之位則康王雖在喪經之中可以御天下而鎮人心何必處  
禮之變而後可也曰以康王之德豈安於變禮以召畢之

者豈不知禮誠以勢有所不然者故也昔周公以盛德之  
臣叔父之親輔成王之神聖而猶且流言之變起於弟兄  
之間以致社稷之危况今召畢之賢不如周公之德康王  
之明又不如成王之聖若不早定邦本以斷危疑之機則  
安知後日之患有甚於三監之禍哉然則從即吉之權以  
定一國之安可乎守不言之禮以致宗社之危可乎事出  
於一時之權而禍不起於異日事合於萬世之經而禍或  
萌於後日則其經其權孰得孰失此成王之所以顧命康  
王之所以即吉者也曰周公之時去殷未遠紂之遺孽猶  
有存焉故敢有黨姦佞之輩而出危邦之計者也今也天



下之人被先王之化同其心一其德無一人如三監者而廢古今常遵之禮後一已一時之私非徒不足以垂法萬世恐未免後世失禮之譏也曰不然安知當時可疑之勢史所未及者隱然於中外而成王之聖召畢之賢有見於此故眷於頤命汲於定位寧失萬世之常而姑遵一時之宜乎是故先儒亦曰觀其張皇六師一語當時事勢亦可想矣是則今日即其吉則社稷可安從其凶則宗社就危者乃當時之勢也其可從權而即言敬寧社稷之就危而不以言敬然則無奈傷於制禮之本意乎豈可以禮反危社稷乎禮者所以檢其身使不失於事為也若拘於禮之宜乎此康王之所以寧違萬世之常經而不得不從一時之權宜也欵

剪鬚賜勸論

論曰矯其情而服人者其迹雖似是也要其歸則非推其誠而待人者其跡雖似非也要其歸則是而歸之非者其為道也假也非誠也迹之非而歸之是者其為道也誠也非假也故以其誠也則吾之所以待之者雖似未至而人之所以應之者無不以誠以其假也則吾之所以待之者雖似至矣而人之所以應之者無非以假是



心而加諸人者雖有驚人駭俗之事而人之所以服者則非心服也誠其道而施諸事者雖是日用常務之道而人之所以化者則無不至也然則將欲舉天下之重六尺之孤而托之臣者將以何道待其臣乎以其假乎以其誠乎素無是心而欲得其力則懷之以恩其恩之也非誠也素惡其人而欲得其才則尊之以位其位之也非誠也所以恩之所以位之者其心必有在也其心必有在也而發於心施於事者無一誠也而皆是假也則雖日遷其官而祿之萬鍾得一時之心收後日之功則庶可得矣其所以結其心於異日而收其效於後世者則矣在是乎昔唐太宗

掃群雄定天下懲前代守成之難慮後日社稷之計而惟李勣可托大事而勣乃病焉前其髮治其病人孰不曰愛之誠至也愚則以為不然何則帝乃忌勣者而非愛勣者也其剪鬚也乃出於要其力非出於惜其死也苟能惜其死而不要其力愛其人而不忘其人恩以撫之誠以待之則可以回不軌之心為盡忠之臣矣何患後嗣之難用乎何患社稷之無托乎其心以為勣之心雖不可信勣之才猶可用也今若激其志而感其心則其才固可用其心亦可信也於是強不誠之心矯不情之事既欺其心又欺其臣匿其畏忌之猜著其恩愛之情則是存於心者皆橫



人之計而加諸人者無非啗報之意也豈若天下表人極之道耶嗚呼假其息而悅人之心矯其情而責人之報者雖五伯之徒猶有所不為曾謂英明之主而昧待臣以禮而反以其假乎如曰勸之事帝也南征北伐戡定大亂而盡干城之力建社稷之功則帝之於勸固有腹心之許當其病也虛無隱然惻怛之念也此固出於愛而發於誠也則不知太宗者也臣之疾可治故剪其鬚者雖愛臣之道而其所以剪之意則非也蓋其心皆出於假而不出於誠也噫帝心之多假而少直也存乎心接乎人者無非假也而出之入之終始於假故其謂太子曰李世勸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其不能懷服也我今黜之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則是知其人之不能懷服也知其不能懷服則帝之忌未嘗忘于懷也忌未嘗忘懷而息至於剪鬚則其所以待勸之心可知矣又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性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則帝之許勸以托孤者其真以為有事君之節耶帝之許勸以不負者其真以為有可托之德耶知其不可信而以不負之節許之則愚未見其剪鬚之心出於愛臣之誠也帝既不以誠待下故勸之奸心未化於剪鬚之恩而猶存於立后之日以致一言喪邦之罪豈帝之不誠之心有以激其奸而無以感



其心故也甚矣假之為害也上以是御下而下不服下以是事上而不信上下交相賊而終使致其國於危亡之地陷其身於不義不忠之失則豈有國者之深戒哉雖然知其逞私意之不可而盡其親賢之道而能鼓舞豪傑之士與貞觀之治基三百之業則其與視其臣如仇讎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綱目不緒春秋論

論曰述古之法在緒其志著書之要在謹其始緒其志則由千載之後而可以傳筆削之志謹其始則因先正之法而可以盡勸懲之道既傳其志又盡其道則其所不緒者

雖聖人之文而其所緒之者乃聖人之意也苟能緒聖人之意則雖不緒聖人之書其所取法而緒之者猶在焉則何必徒緒聖人之世而遺聖人之意乎昔司馬氏著資治而托始於威烈則朱子以述先幾疑之而其於修綱目也反以因之而不緒於春秋先儒謂因資始而作欵是亦然矣愚則以為其所以不緒者乃所以緒之也何則朱子之綱目法夫子之春秋者也明勸懲之道者春秋之法也而傳筆削之旨者非綱目之書乎閔王綱之已頽者春秋之所以作則痛人紀之已毀者非綱目之所以修乎綱目之托始不於下堂見諸侯之日而必於三晉立侯之時者雖



曰因資始而示不作之意也亦所以法春秋之托始不於  
褒姒滅周之時而乃於周平王東遷之後也蓋述而不作  
者夫子之意故綱目之作所以不得不因乎資治也其意  
則竊取者夫子之言故綱目之書所以不得不因乎資治  
也約其意而無非夫子之意也稽其言而無非夫子之訓  
則朱子之著書垂訓不出乎夫子之範圍可知矣然則傳  
夫子之心而緝春秋之法者莫有如綱目之為書而特以  
代不緝於魯衰之後筆不緝於獲麟之後而謂綱目之作  
不緝春秋則是不知本末之論也誅揚雄之奸則書之曰  
莽大夫褒淵明之節則書之曰晉處士至於漢魏之強弱

不同而發前儒未發之論歸正統於蜀主而君臣上下之  
分儼然有不拔之勢其所以扶正抑邪而正人紀於既亂  
續三綱於既絕者春秋之後莫大於綱目故文雖不緝於  
春秋而意實相承乎夫子也何必區區於緝其書乎必緝  
其書而後可則非徒有遺於述而不作之言不幾於援聖  
自比之歸乎此亦朱子有疑於述先幾而不敢遺之者也  
愚故曰述古之法在緝其意著書之要在謹其始緝其意  
則由千載之後而可以傳筆削之旨謹其始則因先正之  
法而可以盡勸懲之道也



瞻慕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瞻慕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行狀

先生姓林氏諱芸字彥成其先恩津縣人先生六世祖成權仕高麗官至朝請郎太常博士子曰挺奉善大夫知樂安郡事曼生與威衛保勝別將遷於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十年宣務郎宜寧縣監祖諱自庶勵節校尉司勇考諱得著成均進士性行廉靜操履端慤為一時聞人妣晉州姜氏永仁齋貞祐之後永崇殿叅奉壽卿之女先生以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二日丑時生十歲而母夫人見背先生自幼天質粹美而獨



於學甚魯庭訓雖勤年至十六七尚不分句讀然豪  
邁有勇力又能射御人皆以業武勸進士公乃授以  
吳子書讀訖始解文理又授以孟子大全讀未半便  
即豁然於是出入諸書不數年所製詩文與宿儒等  
進士公嘗疑其有物云或曰某武藝脫倫投筆則功  
可易成先生曰窮達有命何必擇業遂專意於學讀  
書必窮其理而極其歸趣初不汲汲於舉子業是以  
雖占散解竟屬於南宮者累矣中年患濕恙多方調  
護晚歲常以景迫西山奉養無多為念不肯離側遠  
遊每值令節良辰邀族友命子姪日陪杖屨採山餉

水徜徉於泉石之間以養其志嘗詠慈烏曰一哺  
歸來山易暮則先生奉養如不及之意亦可想見先  
生於兄弟姊妹雖未得同爨至於友愛篤至人所不  
及者多矣伯氏素不治家人產業類至窶乏先生極  
慮措恤靡遺餘力卒乃並至窮困又有仲氏未成家  
業而早世撫養其孤無異已出常經理指畫營建其  
家俾不失業姊之在數百里之外者亦躬往省問殆  
無虛歲性本儉約凡衣服飲食僅取其蔽體充腹而  
對食必先蔬菜而後魚肉嘗戒子弟曰吾見世之偏  
於滋味者當大故攻蔬藪則鮮能守制而全生食飲



可無節歟茲事嚴明家政修舉雖不留意於農桑之  
務婢僕各勤其役契濶不至晏空常曰世之人不勤  
謀生馴致家業之喪皆非徒仰事俯育之不克送終  
報本之禮亦廢而不舉者多矣可謂能盡其人道而  
能守其祖業乎彼以不義者固無足道如其義也有  
何嫌乎此則先生重祭祀急養親而不失堂構之意  
也先生於色絕不近嘗久居京城隣有羨色倚門自  
售故欲見摶先生視之若無見焉於酒無量若遇知  
已即倚酣遣懷或至熟醉而終無愆度每居閑撫長  
短二琴今而寄懷曰俯仰難堪萬古知音唯有短長

琴其襟韻洒落心遠地偏之意可想先生嘗曰吾聞  
人夢見死人不知其為死以平昔待之云甚可恠也  
吾則每見知其已死必以死人接之苟非定力之至  
安能及此嘉靖辛酉丁外艱喪制一從紫陽家禮初  
喪伯氏謂先生曰汝素多疾病歡粥不可久先生亦  
曰兄以六十之年獨能歡粥乎遂相與勸飲蔬糲而  
猶不食菜果廬宇奠側身不釋素麻之服口不絕哭  
泣之聲朝夕祭物必躬親執之時瀉氣逼廬抗禮不  
回而足跡未嘗出山門癸亥太守朴侯應順具實行  
牒聞于監司監司李公友閔轉奏于 朝甲子 明



廟命旌先生兄弟之間隆慶中仰夏以銓曹薦特除  
為 社稷署叅奉己巳春移 集慶殿始至慨念殿  
宇敬傾即囑府尹而新之庚午夏移 厚陵是年冬  
又移 慶基殿壬申春移 延恩殿三月赴職五月  
日入直 殿中偶自卜其年運之吉凶得惡繇出將  
理行未及而遽疾公卿士友日送劑藥萬方無效漸  
就澌盡坐卧復人然見親友即欣然談笑或至竟夕  
初若不為沉痾所侵困者疾革思庵朴相公淳劑藥  
以送先生曰病已劇矣藥無所施然大人所惠不可  
虛拋勉強吞下旋即吐出是年八月初一日 時啓

手是久精神不憤語言依舊急令送人于宋君大立  
託以措喪之事又自命鋪席陳衣沐浴剪爪旋著衣  
服儻然就寢而逝因以為龍貝即先生之命也從遊  
文士至集來哭備禮治喪在朝親舊各出賻物為送  
柩之資又馳狀於京畿忠清慶尚二道監司殫力護  
送不十日輿下故里九月二十五日葬于葛川北中  
山南向之原曾王考之兆側從治命也享年五十有  
六先生娶高麗侍中星山李萬年之後將仕郎義安  
之女內行益備貞順無違以此門中雍睦人無間言  
生於嘉靖壬午歿於萬曆甲午男長曰承順娶士人



權汝謙之女無子女次曰承信娶忠順衛朴希曾之  
女生二男四女次曰承謹娶同慶院奉事盧欽之女  
生一男二女季曰承厚中乙酉司馬娶舍人丁燠之  
子縣監至之女無子女承順承謹承厚皆不幸早世  
痛矣先生天稟甚高氣質清明儀形端重操履安詳  
器局宏深趣味閑曠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  
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動靜語默自有  
規度待人接物一以誠款宵中無一點非僻之念夙  
事無一毫矯飾之偽俗慮不足以經其心外誘不足  
以奪其志其見於容辭之間者敦厚而和平慎密而

莊厲造次顛沛而所守不變幽獨隱微而所操益堅  
有真實自得之妙而處之常若不足有超卓出人之  
見而視之常如不及雖在沉淪阨窮而未嘗有怨閔  
之色矣其事親也晨昏定省之餘朝夕奉養之具躬  
親粒視之必盡其誠自始至終益虔不怠伯氏常侍  
在側而先生出供甘旨雖漁獵鄙賤之事亦必親與  
之不以寒暑而或廢故家業雖窮而養親之物常極  
其豐裕至於時節亦必具酒肉邀親舊以供親歡而  
先生慮伯氏窮不能辦凡應用之需皆自營備焉其  
祭祀也居處齋沐一準儀式事無纖鉅必盡誠敬致



齊之日終日尸坐連夜不寐一儀或愆則悄然不樂  
禮畢無失則油然而喜至遇 國集常與伯氏出就  
外寢制盡復寢調郵問遺恩無不用吉凶慶吊禮無  
不備至於賓客往來伯氏貧不能自待先生必徑傍  
延邀或酒或食隨其有無常極其歡而人不見其迹  
矣至於鄉人之善者則樂與之友而亦無惡合之態  
其不善者則雖甚鄙夷之而必以懲艾開導為先而  
初無擯絕之意故彼雖不被其容許而無甚怨意至  
如子姪輩少有所失則必以嚴辭峻責之不少容貸  
焉其為學也雖無師友淵源之所自而得於家庭者

實多故初若不為階梯程督之嚴而自有以異乎人  
之學之者矣平居除定省甘肅之外或於暇時或於  
中夜退坐書室凝神靜慮歛容執卷潛心對越思索  
經義如有所得則或達朝不寐或累日不倦如是積  
久所見益高所得益多信之篤而資之深存乎中而  
為一身之主宰發於外而為萬變之酬酢者無一不  
自學問中做出而至於為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  
謹其獨之戒尤致意焉於書無所不讀而功力專在  
於四書近思錄心經朱子等書而於易尤精其他天  
文地理醫藥卜筮之法無不涉獵而尤留意於算數



之學兵家之書多有自許自任之重九古書之盤錯  
皆繁人所難曉者輒爬梳剖折無不條達而旁通矣  
嘗與伯氏論易伯氏以為思索工夫雖古人莫或過  
之或者以碁三百渾天儀為難解先生笑曰先賢尚  
能發揮於未形之前後學因其已形之具而謂之難  
解可乎居洛人有以易學筭數來叩者先生諄諄解  
示無礙竒高峯大升聞之嘆服其自得之妙云伯氏  
常語人曰使吾弟得志而有所設施則於天下事無  
不可擔當者而古人事業不難做得矣每有學者以  
性理之說請問於伯氏則必推之於先生而曰吾弟

知之其往問焉其平生推許之重蓋如此即胡致堂  
畏五峯之意也先生易箒前一日語兩孤承順承信  
曰汝等慎勿為惡自古未有為善而不利者亦未有  
為惡而獲利者汝曹戒之又曰吾於啓蒙有所自得  
處將欲纂其要以遺汝曹恨未及果也又曰所居堂  
舍極狹隘每欲稍廣其制扁以瞻慕窮不能及就云  
先生每言當今國不養將將不知兵島夷山戎志在  
盜竊不足慮也設有紀律之兵當何以禦之深以為  
隱念因談兵頗得其詳或有以將才許之者偁在京  
師嘗侍坐與友人語及代資之事先先生峻辭責之曰



大丈夫立身當欲濟人安有見濟於人以謀其身者  
僞對曰斯言戲之耳先生曰戲言出於思僞報然而  
汗先生與人言笑恂恂怡怡若無圭角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家居日與伯氏致  
致講論或至日昃或至夜分者無非古人為學之方  
而絕不為崖異之行以駭俗驚人故鄉鄰徒知先生  
之孝友出於天性而不知學問上工夫已篤於家庭  
墳箴之間及至筮仕之後職務不劇常杜門清坐精  
積日久涵養之功晚歲益進一時知名之士爭來講  
劄咸服其學而師友之自是令聞日播都下藉甚以

達於四方四方之士始知先生學術之高明果如是  
也早晚乘閑往訪皆布衣之交而至於權貴雖有素  
分足跡不及其門獨退溪李先生被 召留朝先生  
累造門下從容問難及退居陶山亦嘗歷謁信宿問  
答退溪先生深加推重云先生之歿也朝廷士林莫  
不愛惜其才行之未及展布若假之以年而一陳所  
學於前席顧問之下小施其所蘊則其於古人事業  
果不難做矣惜乎才不為世用道不顯於時壽未及  
耳順齋志以沒豈特先生之不幸哉先生雅有高趣  
尤愛佳山水在東都登內迎山在松都臨朴淵瀑俱



有遊錄且所過間有勝地古跡皆歷探而行嘗遊紫  
玉山見僧舍壁間有晦齋手跡歲逝塵缺即謀板刻  
以致尊慕之意云本縣之西有洞曰花林素以山水  
著稱先生嘗陪伯氏與南冥曹先生王溪盧先生往  
遊焉吟詠性情談論古今從容信宿而罷是會也豈  
可以尋常遊賞比哉葛川西十五里許有蘆洞山水  
明麗土地沃饒初有等室之志自號蘆洞散人殿後  
於距家一牛鳴地有迴岳泉石最奇絕與鄉友及子  
姪輩告太守許公思欽謀建書堂於其上為歲修之  
所身在漢北遙授其制日待功訖噫堂則成而先生

終不得角巾歸來以遂其志可勝痛哉可勝痛哉白  
首紅塵令原夙阻每有歸歎之志為伯氏勸止黽勉  
從仕悒悒不樂者累年戊辰夏偕留陪于都門外私  
第者月餘一日拜辭還鄉先生次友人韻贈詩曰憑  
渠恐洒冷原淚莫報青衫白髮長先生孔懷之情思  
歸之意溢於言外而一疾天涯竟不得與伯氏握手  
永訣嶺路千里旌櫬跋涉反貽伯氏無窮之慟幽明  
之恨可勝言哉可勝言哉頃年先生長胤承順伏叙  
先生實蹟謂儔曰自古名卿鉅公道德功名垂耀竹  
帛而為子孫者必狀其行以為家傳况我先君晚忝



一命微言慙行末著於時若無狀以記之一再傳之  
後必就堙沒而吾子孫謾不知若考乃祖為何如人  
的矣且謂僂長於門下粗知先生之蘊請述其行為  
子孫永慕之資僂以不肖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而遠  
離函丈今卅年餘其間學問之實言論之詳耳目之  
所未及者亦多且孤陋不文何足以模倣其萬一以  
是為辭者久矣噫未幾承順氏又從而下世雖欲辭  
得乎於是乃以昔年目覩志行之大槩親承警語之  
若干參之以承順氏之錄略述其顛末而追思昔日  
步趨聲咳則悲愴哽咽尤不忍成書而姑存其梗概

以誌他日立言之君子云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六月 日將仕郎前南部叅奉表

姪李僂謹狀

碣銘

先生諱芸字彥成姓林氏其先本湘西之恩津縣人  
中世徙大嶺之南高麗時有為朝請郎太常博士者  
諱成權林氏自太常始著曾大父諱十年宜寧縣監  
大父諱自麻父諱得著成均進士母晉陽姜氏先生  
少豪邁好大略學孫吳兵法出入諸家如星曆地理  
律呂筭數無所不究反而讀孟氏書通大義從伯氏



葛川先生講大易居家事親鄉里化之及父歿以善  
居喪聞 恭憲王命旌表其閭以行誼除 杜稷署  
叅奉六年五改為 迺恩殿叅奉先生在迺恩八月  
而歿為五十六歲相公博饋成藥先生曰死命也  
然大夫之賜也受而嘗之朝則沐浴剪爪衣服冠而  
歿以將死告嘗所與遊者宋大主先生託以正終云  
吊者大集既以禮殮歸葬中山其門人李儻著述其  
言行大略先生天資卓異篤信好古勉勉孜孜積學  
累行行益高德益修居常與人忠愛渾厚及至處事  
臨利害截然有方便人畏服與葛川先生並稱二先

生云川上舊宅先生嘗作瞻慕堂故弟子仍以為號  
焉從川上八山中數里有蘆洞巖泉先生自號蘆洞  
散人其下有迴澗水石筍書堂以居生徒今古跡皆  
在先生娶星山李氏生承順承信承謹承厚承厚  
昭敬王十八年舉進士早歿承信生真忍承謹生真  
怛真怛在 中興世以鄭文簡公薦為大君師傅今  
其占德遺風儒林學徒追慕不忘以二先生從祀文  
獻廟其銘曰博而專確而平嗚呼君子之成

孔巖許穆撰



瞻菴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瞻菴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